趙東潛先哲水經注釋

雲煙過眼室藏

庚三

拜經樓吳氏藏

的趙一清水經

注釋

（北平圖書館藏）

（拜經樓吳氏藏的趙一清水經注釋）

（北平圖書館藏）

庚三

CBETA

吳穆容先生啟

安定君之注水經雖其于禹貢之故道不能一一追溯而漢晉以後原委畢悉尤詳于陂塘堤堰之屬固有用之書也乃以過于嗜奇稱繁引博反失之麤讀者眩焉要其纏絡未嘗不釐然可按也所苦唐以後無完書据崇文揔目則館閣所儲本亦祇三十五卷据元祐無名氏跋則蜀本且祇三十卷是以歐陽兖公尚未見四十卷之著録及何聖從本幸復其舊然已云篇帙不無小失而以太平寰宇記諸書校之則逸文之不見于今本者不下數百條說者以為原本當有弱黑涇洛厚沱諸篇而今不可得見矣是豈其小失乎哉然即其所幸存者脫文譌字展轉沿襲蔡

擷經樓吳氏藏書

正甫所謂蜀板遷就之失令人撫卷茫然難以津　雖有好學如柳大中謝耳伯趙清常朱鬱儀孫潛夫之徒再四讎定不過正其十之三如盤洲石柱之疑而于其大者未之能及也百年以來乃有專門之學顧亭林顧宛溪黃子鴻胡東樵閻百詩五君子慨然于正甫補亡之不可得見合羣籍以通之購舊槧以校之竭精思以審之是書始漸見天日同時劉繼莊自燕中來亦地學之雄也欲因麗澤之益薈萃為是書之疏而惜其不果然而諸家所論証或以洮水為澆水東樵或以滎水為灉水宛溪或以漯水有二詩或以礫谿有南北二渠東樵或指九江在洞庭而託之許叔重之說東樵宛溪斯其過皆不小甚矣稽古之難也杭有趙君東潛者谷林徵士之子也藏書數十萬卷甲于東南禀其家庭之密授讀書從事于根柢之學一時詞章之士莫能抗手爰有箋釋之作拾遺糾繆旁推交通裒然成編五君子及繼莊之薪火喜有代興而諸家之毛舉屑屑者俛首下風安定至是始有功臣而正甫之書雖謂其不亡可也予家自先司空公先宗伯公先贈公三世皆于是書有校本故予年二十以後雅有志于是書始也衣食奔走近者衰病侵尋雙韭山房手校之本更是迭非卒未得畢業睠懷世學不禁慙赧而東潛奪纛而登囊括一切猶以予為

卑耳之馬不棄其鞅絆豈知羽毛齒革君之餘也聊舉先世之遺聞以益君則庶幾焉謝山全祖望序

盈天地之間數物有萬而物莫不始於一說部叙始一終亥徐楚金曰一天地之始也一气之化也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五行之次惟水最先此易數與箕疇乎相發也故水浮天而載地元氣之布濩筋脈之流通昔賢譔述尊之曰經酈氏條分詮之曰注審其遠近之端詳其小大之勢于是源流之徑趣歸宿之殊區所謂經水枝水川水者百世悠悠如指諸掌唐六典云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五十九蓋若是之夥也觀夫善長之為人志氣剛毅故起例謹嚴博覽羣書故馬詞絢發以視江左諸公習尚浮華競誇雕組殆羞與絳灌為伍矣後之職志方輿者如李弘憲樂子

正王正仲之流莫不掇其菁英奉為蓍蔡其間缺失五卷始記于崇文總目暨宋南渡中原文獻或失其傳學士大夫罕言其義雖嘗補于元刋于明日月寖久譌舛實多南州朱鬱儀中尉起而箋之疑人之所難疑發人之所未發論者以為三百年來有數之作余愛之重之忘其固陋而為之釋釋之云者所以存朱氏之是兼弼釐亭之違也録取片長便成佳證助之張目足為快心若夫箋有繆盭則削而投之所遺漏則補之別為刋誤不欲羼入卷中惑人視聽間關歲月始勒成編余因思水之為道也由人之治與不治耳治之則為利甚溥不治則為患甚鉅而是書又在人之能讀與否耳善讀者追惟古帝洚水警予之心用致地平天成之業而況農田水利之興廢流于宗社澤被于生民關中鄭國之渠秦所以卒兼諸侯也塞下宜禾之府漢所以遂威絶域也陳協代龍之堰安平沁口之堨智通在我雲雨由人干戈擾攘之際曷嘗廢浚遏之勤乎且夫李氷之平溷崖楊渙之開石牛周君光瀧水之勲張景明漳河之績載籍書之于今為烈彼杜君卿之不揆顛末横肆譏平鹵莽滅裂斯已過矣嗚呼八枝代絶九畫茫茫河身南徙淮不敵黄二渠不釃四瀆或亡豈天數之使然抑人謀之不臧也若乃絺章繪句躡影希聲規索枕中之

秘竊侈談柄之助風斯愈下吾無取焉

乾隆十九年仲冬上旬瓊華街散人東潛趙一清述

北史本傳

酈範字世則魏書本傳小名記祖范陽涿鹿人也魏書地形志范陽郡領涿縣有涿城巨馬水注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元溝水于遒縣東東南流歷紫淵東余六世祖之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西帶巨川翼茲水枝流津通纆絡墟圃匪直田漁之可懷信為遊神之勝處也春明夢餘錄酈亭在新安縣通在涿州南二十里為酈道元故居一統志酈亭莊皆在縣西北四十里畿輔通西北舊志今有酈村酈亭北源出縣西北十五里志紫泉在新城縣東北流瑀又南入白溝河祖紹慕容寶龍堂村至縣西十里合

濮陽太守晉書載記慕容寶垂之第四子紀元彙考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丙申垂卒子寶立改永康元年濮年魏拓跋皇始元年地形志兗州以郡迎降魏書帝紀道武帝皇始元年八月己亥陽郡置天興中屬兗州東郡守宰或捐城奔竄或稽顙軍門道武授兗州監軍地形志兗州劉義隆治瑕卯魏因之魏書官氏志監軍從第三品中父嵩天水太守地形志秦州天水郡治上封按

即前漢隴西郡之上邽縣也後漢屬天水郡師古曰邽音圭魏道武諱珪故改之官氏志上邽太守第四品曰卻範

太武帝結事東宮魏書帝紀世祖太武皇帝諱燾元延年號恭宗景穆皇帝廟號恭宗景穆高宗即位尊曰景穆皇帝之長子乃太子正平元年薨元謚元宗文成皇帝諱濬恭宗之嫡皇孫太武崩以皇孫即帝位改元興安追錄先朝舊勳賜爵永寧男地形志瀛州高陽郡領永寧縣官氏志遠將開國縣男第五品魏書本傳加寧遠將軍官氏志寧遠將軍階第五品以奉禮郎魏書本傳作治禮郎官氏志治禮郎從第六品下蓋範先給事東宮至是始仕於朝奉遷太武景穆神主於太廟進爵為子官氏志諸開府司馬列從第四品中魏書官氏志開國縣子第四品為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司馬官氏志諸開府司馬從第四品慕容元真之孫慕容白曜慕容元真之內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史薛安都兗州刺史徐州刺史或劉或戍東將軍孔伯恭赴之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及定三征南大將軍上黨王屯於碻磝為諸軍後繼也

齊範多進策白曜皆用其謀魏書本傳慕容白曜南征範為左司馬師次無鹽劉或戍主申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速不去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特此天意可亡一之時也今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厲將士出其非意攻而尅之白曜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纂若舒遲設備心固矣司馬夜襲白曜不以示之策是也遂潛軍偽退示之以不攻盡果不人定為備軍於是即日騰城崇朝而尅遠白曜為之之部分旦便地號東城後城有秦不懷貳遠白曜將經略畫之之之軌霑澤連城被民履之之二州比邑恐以信義示民之之進物然肥城失乃免之無益軍次肥城白民有曜心可憑將攻懷之威勢且範曰可見曰可定有未人為軍曰今軍攻尅之夫今實皇即夜襲策先威曰炭日降炭亦成當敗之逃之散機白足曜為聲乃鑒失白民得卿三齊東走棄母妻歸款請文秀軍或不以矣之白民書若有曜心懷足書青州刺史軍肥告喻城沈達遣文升果可見曰可邑恐以未其人可拒白曜守定為軍曰今軍攻尅之夫今實皇即夜襲策先威曰夜襲白曜不以示之策是也遂潛軍偽退示之以不攻盡果不人定為備軍於是即日騰城崇朝而尅遠白曜為之之部分旦便地號東城後城有秦不懷貳遠白曜將經略畫之之之軌霑澤連城被民履之之二州比邑恐以信義示民之之進物然肥城失乃免之無益軍次肥城白民有曜心可憑將攻懷之威勢且範曰可見曰可定有未人

溝既鹽史之絶劉恐文還多歷尅所迎鄒彊幣竟數
糜至回崔獲王或無秀叛遣城殄不明尅敵厚何萬
溝升攻道其使東全身閉軍足意取公樂羝言所勁
潰城升固男白平理率門則食在何者陵羊甘畏甲
自𢹂城並女曜太願大拒歷足先者哉然觸誘已堅
投𦼮肥遣數攻守更軍守城兵誠道白後藩我求城
濟糜城使千纂申思必偏之非天固曜方羸也援彊
水溝戍内口于纂審相師固一與孤曰軌角若軍則
死二主附先無屯勿乘在不朝不城卿連之不且拒
者戍聞而是鹽無入迫前立可取自前鏡謂遠觀戰
千拒軍或劉拔鹽賊腹為少拔後守後揚未圖其勢
餘守至遣或其并計背其遣文悔盤納旌若懼使屈
人不弃招青東州中受所衆秀何陽策直先虧詞則
擊下城慰州郭刺白敵挫則既及諸皆進先軍煩走
垣白遁復刺其史曜進梁無據範戍不何守勢而師
苗曜走歸史夜房乃退鄒以東曰勢失患歷既顏未
又以獲或沈纂崇止無諸懼陽短不乘不城進愧逼
破千粟白文遁吉慕途城敵為見野今壺平無視之
之餘三曜秀遣屯容雖追心諸猶戰日漿盤所下朝
得騎十既冀兵升白有擊脫城謂文之路陽取而夕
粟襲萬拔州追城曜韓其文根不秀筭左下退志無
十糜斛無刺執遏傳白後秀本虛必吾以梁逼怯患

餘不
尅萬
斛由
曜是
一軍
糧充
足先
頻拔
是四淮
陽城
威公
震皮
齊豹
土子
升等
城再
不征
垣
苗白
曜撫
慰其
將其
師自
尉自
馬顯
吳民
祖憘
無耳
東守
守遣
固秀
降固
二降
城白
餘城
春九
百三
年自
二弓
三千
千斛
千千
千千
十四
五百
百萬
萬粟
二八
八二
千千
日六
百交
口甲
四胄
米其
縣西
以卯
降自
彭城
鎮南
大將
軍將
長軍
長孫
陵寧
觀元
表或
請遣
濟其
將其
騎請
入濟
軍入
道軍
沈道
文固
城文
降固
白守
遣守
東耳
祖憘
無民
吳顯
馬眷
固眷
東寧
陽歸
僚劉
文等
為書
至以
寧喻
東率
將騎
之將
州之
青喻
東率

遣祖其朝崔極深雖世城于不景之奏桑臨度之
說詔城不應愆之以大恕聖畝聞乾淄西河
道東征南固以為前軍將軍徐州刺史
郭奉卑月固生宥闕表末道大將于乃伏喻育寶窮日守大違劉誠授面縛慕容白呼是績陛而罪下劉表曰固築長復
南固生矣而髓未生月十執實若庭表末道大將于乃伏喻育寶窮日守大違劉誠授面縛慕容白呼是績陛而罪下劉表曰固築長復
東澤行呂魏今艱希蒙奔之以奏景之不恩于城世雖深極崔朝其祖遣
東澤行呂魏今艱希蒙奔之以奏景之不恩于城世雖深極崔朝其祖遣
立詔東澤行呂魏今艱希蒙奔之以奏景之不恩于城世雖深極崔朝其祖遣
加平恕骸未而生矣月固生宥闕奉卑郭南固
中寧齊其歸足陛命臣十執實若庭表末道大以
朔郡死闕以下斯勢四拒懼猶但歸委固將為
軍平徙聽既之陛力臣僕魏背或幸藩縛慕將
城青刑未雖下屈東呂之則尋蒙任請容軍
西齊斧奉虞起以郭白呼是績陛而罪白徐
治北士既朝舜臣十失曜不不遣下劉表曜州
京北望而旨之死七守振許忠使過氏曰固刺
本城新共白無貸尸日于曜是于恕垂蕭臣築史
平西城道曜由有肉面臣威用本臣矜墻資長復
原南以固送親苗呂縛款璽迷朝百納內生圍叛
二道守道馳姬朽請或漸回而死并侮南以受
北祖百固城固道文骨罪之經孤欲愚賜懼境守或
海和餘為者赴路之天白誠二負求以寵貽限之命
太從里大數都謹宥地曜庶載天忠世爵大隔及再
守慕舊守百有遣崇造奉可大日于奉慶戮大白興
休容陰賜家司大壘物宣以將冒大劉佩前化曜初
賓德館爵于効息方呼皇彰臨萬魏氏罔遣本攻顯

乃立固也筆為禮罪之二文文軍秀皇業父曾同以
遣徐後祖札長之宥設國秀秀下弟興為慶孫三此
表州為瓊文史又死饌大厲取歷文初其之劉司見
歸刺寧慕秀督房待遂臣聲所城來文叔劉或青譏
誠史朔容以齊天為與無曰持乃喻秀或駿用州以
顯薛將垂為郡樂下長相身節率之與所司為刺功
祖安軍車司州河客史拜是衣大文崔殺空兗史拜
以都冀騎馬府清給房之執冠衆秀道文稍州濟使
為與州將甚之人以天禮而儼并復固秀遷刺南持
安道刺軍器事滑麤樂白躶然力歸俱遂建史王節
南固史戈任一稽衣司曜送坐攻于以與威沈又都
將等移輯之以多蔬馬忿於于討或州諸將文列督
軍推鎮南崔委智食沈之白齋長後降州軍秀傳青
冀立歷徙道之先顯嵩乃曜內圍慕請推青字申齊
州子城青固文為祖等至左亂數容師立州仲纂東
刺業劉州字秀青重鎖褐右兵匝白接劉刺遠者徐
史弟或為季族州其送捷令入自曜應子史吳本州
清子既泰堅子別節京後拜曰夏既會勛和興魏軍
河勛殺山琰嵩駕義師還文文至尅劉及平武郡事
公子子太八聽文稍面其秀秀春升或子六康人開
劉勛業守世敏秀亦縛衣曰何始城遣勛劉人申府
或敗自道孫有拔加數為各在尅引文敗子伯鍾儀

度之臨桑奏景之不恩于城世雖深極崔朝其祖遣
河西淄乾聞緻聖能恕大以之曰愆應　不城詔說
家延子立詔東澤行呂魏今艱希蒙奔之以東征道
于興加平恕骸未而生矣月固生宥闕奉卑郭南固
壯中寧齊其歸足陛命臣十執實若庭表末道大以
海卒朔郡死闕以下斯勢四拒懼猶但歸委固將為
之劉將于乃伏喻育寶窮日守大違劉誠授面軍前
都休軍平徙聽既之陛力臣僕魏背或幸藩縛慕將
昌賓尋城青刑未雖下屈東呂之則尋蒙任請容軍
縣字徙西齊斧奉虞起以郭白呼是績陛而罪白徐
父處治北士既朝舜臣十失曜不不遣下劉表曜州
奉幹京北望而旨之死七守振許忠使過氏曰固刺
伯本城新共白無貸尸日于曜是于恕垂蕭臣築史
劉平西城道曜由有肉面臣威用本臣矜墻資長復
裕原南以固送親苗呂縛款璽迷朝百納內生圍叛
時人二道守道馳姬朽請或漸回而死并侮南以受
北祖百固城固道文骨罪之經孤欲愚賜懼境守或
海和餘為者赴路之天白誠二負求以寵貽限之命
太從里大數都謹宥地曜庶載天忠世爵大隔及再
守慕舊守百有遣崇造奉可大日于奉慶戮大白興
休容陰賜家司大壘物宣以將冒大劉佩前化曜初
賓德館爵于効息方呼皇彰臨萬魏氏罔遣本攻顯

寄慰多人善送亦若祖公可慰契人大維城被者寧
邊議軍以觀降隨負以早曰白曰持化攻十縣
任為人事道休人欲何汝曜事為是達形弱也為
今降付固賓補文勢也但降得語尋勢決付固賓
顧可計文既使授達于休可計妻聞令代固春皆
妻子疆慰詔詔三便至遣又疆慰子延都降歷云期何佐早逼策授軍即白文謂兵曰而
降故于當臣節方文足乎然詐險城達足法郡送固城唱僕梁疑休曰將表酒父與危狹詐而
寄乃休子內告射鄒固賓白軍取灌子白苦何耳
小以賓景人城許南執于曜冀休地荷曜更為年密
名梁及業易內送門不是信州賓啓榮為為便常興
烏鄒宿興榮悉降下作告誓刺妻告城期吾生抄其
頭民有文位知文告遂兄如史子山內剋作憂掠兄
清為名聘也遂歸城差子此平也河賢日一怯豈子
河懷望至尋相誠上本聞公原碩曰豪許迄示有聞

賓形福目為為縱不化私歷休白也邪充行至劉少
撫勢文心信至令勞不謂城賓曜文利州渤升或好
瓜謂達腹文升不兵審白觀答以曄女會海城虎學
髮休還親達城畏甲明曜國白報母也劉郡遣責有
泣賓見見回見攻望王劉軍曜休子生或房人中文
涕曰休其還休圍風加休形許賓遂一遣靈說即才
曰升賓妻復賓豈自何賓勢歷又興男使建之將兄
妻城出子經妻不降賞父文城于俱字授等令稍弟
子已其又白子憐者叙子達降北入文休數降遷六
幽敗妻知曜文其非白累詣當海國曜賓十休幽人
隔歷子我誓曄妻直曜郡白即執至崔輔家賓州
誰城瓜衆約攀子處曰連曜歸延是氏國皆不刺
不非髮旅而援也卿休州詐順和白先將入從史延
愍朝兼少去文今富賓今言密委曜歸軍梁劉鎮和
乎則宣多白達升貴仕若聞遣子表寧充鄒或梁等
吾夕白善曜哭城兼南識王兼送請在州同龍鄒皆
荷公曜共曰泣卿還爵運臨主至崔魯刺舉驤及有
南可所量卿號自其寵知境簿梁興郡史休將慕時
朝早言議是咷往婦如機故尹鄒文邪休賓軍容譽
厚圖及自休以見見此東來文巡曜利賓為崔白休
恩之國求賓瓜文休今手祇達城既之妻征靈曜賓
受休軍多耳髮達賓若歸候向下至降崔虜延軍為

沈太于師粮詔盤大堯靈欲則白不罷法討攻沈繹幕
文和安以及以陽山之寶南從曜欲兵壽道討文秀人
秀中都法歷法法南仍清行祖軍行道綏固文秀崔也
中卒等壽城壽壽入歸河恨兄崇會固邉玄秀崔也幼
兵贈以為梁為等馬款廣道弟吉從慮將愛法道幼孤
參平功上鄒平拒耳于川固也奔弟其軍法壽固孤
軍東賜客降遠守關白郡逼崇還崇扇魏壽亦起少
及將爵崇法將二以曜事切吉舊吉亂郡為與兵好
太軍壯吉壽軍十赴以戍又以宅在百太司清應射
原青武為為與餘盤贖盤矜母法升姓守馬河劉獵
戍州侯次吉韓日陽母陽崇妻壽城遂子累太子輕
守刺加客等騏觀還妻法吉見與為即勛破守勛率
傅史平崔與驎軍崇白壽情獲崇慕遣死道王明勇
靈謚遠劉崔對至吉曜遂理託吉客而道固玄僧果
越敬將為道為賊母遣與時法年白法固軍邈暠結
率侯軍下固奠乃妻將崇道壽志曜壽文甚法劉羣
衆崇給客劉州散初軍吉固為粗所外秀為壽乘小
棄吉以法休刺走道長潛以計相破託悉歷起起而
郡少田壽賓史觀固孫謀兼法諸母裝復城兵兵為
南沈宅供俱督軍遣觀龔治壽協妻辦歸所西應刼
赴勇奴給至上入軍等靈中既而沒而或憚屯劉盜
子為婢亞京租城圍自寶房不親于內乃加合或遇

勛城顧刺兄不人不月道村固縣出半叔得宋史
文為會史賈降而得至固陰後崇治書以法歲
秀崔崔領崔崇長衆城幾升出其母致刑于市
崇道道延四尅白遂延年太道道以
崇固固吉興募遣月殄曜閉門為原固固所吉
吉所督遣住南道為法壯治月殄曜閉年太道道以
督繫郡遣住南道為法壯治月殄曜閉年太道道以
事又事南淄郡遣住南道為法壯治月殄曜閉年太道道以
既將致刑于市崇
背文秀同于劉或母叔在歷
青安志妻歲奔固縣壽士中糧白侮門為原固固所吉
州帝充從餘崇罪令取欲房矢曜之固司太歸所吉
如義州幽清吉狀頗盤以靈俱遂乃守馬守款拘督
故熙刺州河夫數懷陽偷賓盡築遣升末戍乃繫郡
後五史南張婦條昔俱母慰崇長衆城幾升出其母
省年東出略異會憾降還引吉圍凌至而城其母
南平平亦之路數與及奔之突三城小白崇母或
青廣太得亦剃不道立河崇圍重崇人曜吉以以
州固守相豪髮問固平東吉出更吉力軍以崇吉
而北無會俠為崇接齊白不走造設不至其崇吉
北青鹽崇士沙吉事郡曜肯逃攻土多白從兄為
青州令吉也門乞意以慮見藏具簟勝曜兄為恐
州刺漢至崇改解甚歷其道民日方仗遣靈龍之
直史舊河吉名縣不陽如固舍夜梁者人獻驤而
曰治縣東遺僧許平民此遂母攻下不招為將崇
青東青尋其達停後為守東妻擊相過之長軍吉
州陽州病金其京委歸備歸見自春七崇史并卒
孝城刺死帛族師縣安嚴舊獲二擊百吉姨州無

建二年移治歷城大明八年還治東陽太守秦立屬并州文帝元嘉十年割濟南太山立領縣三原太山并阿又晉成帝立南青州刺史及濟南并州崇吉武帝永初之元年號尚省荏太原祝阿南兖地形志曜傳云義隆治平瑕郡領東陽邑也魏併魏書晉書宗治治州治州卯因盧之兖州東并州齊州置司馬德年太東更名領東陽卯魏劉兖州刺史魏劉之隆治盤駭陽置昌存魏年清郡領東陽卯魏裕置郡因之隆治盤駭陽置昌存魏年河原縣泰山縣右遙三山後治漢升劉東裕置郡因之隆治盤駭陽置昌存魏年清郡領東陽卯魏

流合長沙水水出逢山北阜世謂之陽水也水流亦有時
窮通信為靈昔在宗世是水絕而復流劉晃賦通津焉魏
太和中此盈川水復竭流積年先公除州即任未暮是水復
通澄之謂幽谷枯而更溢窮泉輟而復流矣竭踰岱海
之刺史但不同治城廣文政繁輟化未期戎后通潛施枯源揚瀾涸川滌陂北海
洋郭欽嶷頌曰先敷珪璧謁馬窮玄澤潛施枯源揚瀾涸川滌陂北海
趙嶷祈云盡珪璧謁馬窮玄澤潛施枯源揚瀾涸川滌陂北海
三齡頌盈川水復竭流幽谷枯而更溢窮泉輟而復流矣竭踰岱海
之士又頌通津平昌尤民孫道從隆替降由聖明彼繩泉矣竭踰岱海
文詔範曰鎮將伊利表御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
罪窺覦州任有司推驗虛實是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
其明為筭略勿復懷疑魏書本傳高祖詔範曰卿身非功
方夏者正以勤能致遠雖外無殊效亦未有負時之愆而
鎮將伊利妄生姦撓表御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
罪窺覦州任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

時鎮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孝
其明為筭略勿復懷疑待御別犯處刑及鞭今恕
刑罷鞭止罰五十御宜克循輯綏邊服稱朕意也還朝卒
京師年魏書本傳十二傳元範五子四弟道元道元在
穆子道元酷吏傳道元善涉歷史傳有幹略自奉朝請遷尚書二千石常侍領中慎
字加威遠將軍為漢川行臺迎接降款以功除負外能名子中遷
中轉輔國將軍騎將軍十出為正平太守治有善刺史
長伯樂相偉武定光五年初司徒參軍八道贈後將軍道約質為人清所鈍善
朝請再造請遷冠軍刑獄參軍慎弟模為政峻清所鈍善
奉書性多不免請好軍司干謁徒諮議不參軍弟道約質為人清所鈍善
字世不好榮將利東萊魯乞二郡太守多模為政峻清所鈍善
善之于年六十免饑寒以軍刑獄參軍道贈後將軍道約質為人清所鈍善
安壞安和年學有文武晚榮徒干謁徒諮議不參軍弟道約質為人清所鈍善
幼外兵郎臺計才尤定晚榮利東萊魯乞二郡太守多模為政峻清所鈍善
名自郎中長孫承業長七歷東萊魯乞二郡太守多模為政峻清所鈍善
軍啓求許每進臺文三年卒幹略自奉朝請遷尚書二千石常侍領中慎
後與唐州減身官爵于才孫承業長七歷東萊魯乞二郡太守多模為政峻清所鈍善
元為刺史計長文三年卒幹略自奉朝請遷尚書二千石常侍領中慎
珍父請贈詔授征虜將軍稱安兵郎中固守平詔陽尒城朱虜將軍稱安兵郎中固守平詔陽尒城朱虜將軍稱安兵郎中固守平詔陽尒城朱

為範子非其弟也道元兄弟五人其名皆以道字為次道元死於陰樂驛有弟道某從疑即道峻也故惲得為之請贈道元道約而外一則無聞範有弟曰神虎官尚書左民郎中神虎弟夔子惲則惲又非道峻之子未知何以舛錯乃爾

道元字善長初襲爵永寧侯例降為伯官氏志散侯從第二品散伯從第三品魏書本傳太和中為尚書主客郎中水經涑水注余為尚書祠部是也官氏志尚書郎中第六品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執法清刻魏書本傳執法清勤自太尉掾引為書侍御史官氏志開府掾屬從第五品治書侍御史第六品此落治字魏書本傳有治字又列傳李煥字仲少與酈道元為李彪所知彪為僕射李沖所奏道元以屬官坐免魏書列傳李彪字道固頓邱衛國人家世寒微高閭稱之於朝貴李沖禮之甚厚彪深宗附高祖南征假彪冠軍將軍東道副將軍所駕還京遷御史中尉彪既為高祖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舉劾遠近畏之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沖任城王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李沖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自謂身為法官莫能糾劾已者遂多專恣沖積其前後罪過乃于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昔於凡品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恩綢繆恩忠節勵逸坐輿輦視聽昔蟬冕東省宜感恩禮加金璫右珥蟬冕闕勢高亢公行僭侈傲然愚聾志傲然愚聾無所憚懾肆志傲然以上并治書侍御史以下令史犯罪狀告彪所訊事見在目實如居職所訊部下彪答臣言彪所見事免彪所居職南臺侍御史以下令史犯罪狀告彪

而振見暴承諸欲左言此因之猶聞其過賢成之無
于虔信者其右聽卿終時緣由之謂言深校奉驗證
乘下臣所往等高揆諸竟此訊益與義其劾宜如暴
志國行以集年語不人事檢及行他行臣兄投臣
肅信直河閿陽繩理大取之臣去舛列其是人于
行謂肅信尉事之言之不曾官行稱避著豪勢其所
天下弭劾改應弦夫而倒赫臣手赫赫臣云臣當之
公風有軍坐木恐者情小以不任聽尊兼申罪察多枉手攘人府謗發時目貪
共之訴袂去活又知肅徹尚身其城以不任聽尊兼申罪察多枉手攘人府謗發時目貪
太際枉言盡心其心終搭揮枉太際有私夫而
易尉者赫奴無難威失為大唐虔枉肋口二司生于歛倒
空公稱及謠及領心其軍不威時威
虔枉肋口二司生于歛倒

魯陽郡汝水注余以永平中蒙除魯陽太守地形志魯陽郡太和十一年置鎮改為荊州三十二年罷置領縣二山北太和十一年置有應山應城河山太和二十一年置官氏志中郡太守第五品下郡太守第六品魯陽郡當屬中下也道元表立黌序崇勸學教詔曰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今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蠻伏其威名不敢為寇魏書永平初東荊州表曰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大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之延昌中為東荊州刺史水注鎮東府長史酈道元檢行置東荊州刺史治泚陽故城按地形志東荊州即魯陽郡嘗為荊州後郡屬廣州永安中置治魯陽武定中陷徙治襄城以其別于荊州興北荊州故此加東也官氏志中州刺史從第三品下州刺史第四品東荊州亦屬中下威猛為政如在冀州蠻人詣闕請前刺史寇祖禮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還京二人並坐免官魏書列傳寇治字祖禮上谷人祖讚南雍州刺史父臻弘農太守後為河南尹魏書本傳行河南尹地形志河南郡太和中還都為尹天平初改官氏志河南尹第三品周書趙肅傳魏正光五年酈元為河南尹辟肅為主簿明帝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御夷諸鎮並改為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馳驛與大都督李崇籌宜等立裁減法留會諸鎮叛不果而還按此文有誤魏書本傳肅宗以諸鎮並改為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與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留儲兵積粟以為邊備等立即置立之誤法留亦去留之誤也魏書列傳後北鎮破落汗拔陵反叛所在響應賊列傳日甚吏部尚書元脩義曰彊寇充斥事須得討臣謂須得貴重鎮壓揔彼師旅備衛金陵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令北鎮崇乃上表求改鎮為州罷削舊貫朕于時以舊典難革不許其請尋李崇此表開諸鎮非異之心致有今日之事但既往難追為復略論此耳崇啓曰臣以六鎮幽垂興賊接對鳴柝聲弦弗離旬朔州名差重于鎮謂

賊實可悅彼心使聲教有餘日揚微塵去塞豈賜敢導此凶源
臣意臣之慈寬下辭是遣生
堪北敵府人崇鎮受開堪臣北行臣之恣心
成崇成賢至當推得乃不洛或莫
鎮人崇鎮節紛擁官偏遷者峻得自諸任從邊便不當任得麾梗度破節北塲行臣悅彼
府人崇鎮節紛擁官偏遷者峻得自諸任從邊便不當任得麾梗度破節北塲行臣悅彼
度討更正之意心使
時大願是報負死聲教有餘日揚微塵去塞豈賜敢導此凶源
東韓時大願是報負死聲教有餘日揚微塵去塞豈賜敢導此凶源
都英報負死聲教有餘日揚微塵去塞豈賜敢導此凶源
督賢恩死聲教有餘日揚微塵去塞豈賜敢導此凶源
都督賢恩死聲教有餘日揚微塵去塞豈賜敢導此凶源
撫收改有教餘日揚微塵去塞豈賜敢導此凶源
督反都撫收改有教餘日揚微塵去塞豈賜敢導此凶源
門一崔叛督軍功過餘日揚微塵去塞豈賜敢導此凶源
物門一崔叛督軍功過餘日揚微塵去塞豈賜敢導此凶源
為悉物門一崔叛督軍功過餘日揚微塵去塞豈賜敢導此凶源
往為悉物門一崔叛督軍功過餘日揚微塵去塞豈賜敢導此凶源
或往為悉物門一崔叛督軍功過餘日揚微塵去塞豈賜敢導此凶源
游浮或往為悉物門一崔叛督軍功過餘日揚微塵去塞豈賜敢導此凶源
凡游浮或往為悉物門一崔叛督軍功過餘日揚微塵去塞豈賜敢導此凶源
配凡游浮或往為悉物門一崔叛督軍功過餘日揚微塵去塞豈賜敢導此凶源
邊才官游拔世伍免忻子朝暹詔傳將威所責揚微塵去塞豈賜敢導此凶源
為出獨在彼房征廝慕弟也敗深廣軍世不屬微塵去塞豈賜敢導此凶源
之為為外有分鎮役為以昔于為陽崔于敢陛塵去塞豈賜敢導此凶源
指鎮匪皆北留驅豐之死皇白北王暹是辭下去塞豈賜敢導此凶源
將人聽以居使沛及防始道道建鎮詔但慈塞豈賜敢導此凶源
過轉言流禦京但舊太遏以深大閭軍崇年寬豈賜敢導此凶源
者兵魁者為門和不移上都子將以七賜敢導此凶源
流捉魁得虞仍在但防書督深軍本十全導此凶源
漢之多上候防歷不為邊受字廣官自腰此凶源
自于復品白邊僕廢重豎尚智陵加惟領凶源
事定是逃通直戍射仕盛搆書遠王使老今源
賄聚鼎少胡官一自李宦簡逆令沃淵持疾更開
立斂伊年鄉在生非沖乃親以李野皆節不遣生

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此州援師允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申聞求改鎮為
陵將殺其之之者相舉為願抑逆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
盛拔州此段今解何遣六置為鎮兼易體可今興指還望命亦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臣崇屢與北賊
復路不事言會年安領黃盡黃可門量日望次銷雲平其崔遲首是隻輪瞻恐諸鎮便西邊將士此天之逡巡日情
三二望深之莫殊大廣收頹太郡平領鎮畫門狄後叛量侍時所還次銷雲平其崔遲首是隻輪瞻恐諸鎮便西邊將士此天之逡巡日情
山原郡化領廣千太蘭州平領鎮畫門狄後叛量侍時所還次銷雲平其崔遲首是隻輪瞻恐諸鎮便西邊將士此天之逡巡日情
殊廣收頹安郡州平領鎮畫門狄後叛量侍時所還次銷雲平其崔遲首是隻輪瞻恐諸鎮便西邊將士此天之逡巡日情
年會言事不解今段殺允師便自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會言事不解今段殺允師便自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言事不解今段殺允師便自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事不解今段殺允師便自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不解今段殺允師便自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解今段殺允師便自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今段殺允師便自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段殺允師便自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殺允師便自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允師便自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師便自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便自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自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不日而還邊人見
日而還邊人見
而還邊人見
還邊人見
邊人見
人見

後蔚之頹化郡原山三二望深之莫復盛拔州此縱掠竊
恒州訛又政領廣殊大年會言事不路此陵將援師允便自命
代而也曰靈千收頹安置六遣何解今段殺允師便自命
而二志樹州門蔚太郡為鎮兼易體者之之其便自命
北鎮又頹太蘭州平領鎮畫黃可今相舉為願抑意輕追
盡又云以延泉永郡狄後叛門量日興指逆抑意輕追
為不蔚水二忠安領那改不侍時所還望命亦先中之
卯在州得年義中太捍為得郎不慮次銷攻先覺朝廷尚書令臣崇時即申聞求改鎮為
墟鄔寄名置郡改平殊懷施鄜納非止雲平城掠朝廷尚書令臣崇時即申聞求改鎮為
故縣治息薄領懷太廣朔行道其中其地所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
永在并澤骨葦荒清寧孝地元策西馬崔地所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
安鄔州當律池禦永郡昌形為東北首遲見必誅王師臣崇屢與北賊
時縣鄔作鎮楊夷寧領中志大西將是隻輪瞻必誅王師臣崇屢與北賊
諸者縣恩孝柳二附石改朔使部恐諸未不反戍主率下失和
州特則澤昌恩鎮化門為州欲勅鎮便西臣崇屢與北賊
邑寄實廣中郡領郡中州本復勒鎮尋邁將士此天之逡巡日情
皆治改收改領郡領川後漢鎮之尋亦如朝廷順延和人思下
儁之懷當郡西三附神陷五為叛亦如朝廷順延和人思下
治州荒作縣涼縣化武領原州朝廷順延和人思下
非孝禦廣闕利七息郡郡郡廷順延和人思下
復昌夷牧按石始澤領縣延十和人思下
太以為字殊化昌五尖十和人思下

武榆之林所置之舊矣方輿紀要曰陵州川之牙要及為年曰要懷在懷朔朔州城魏北魏太州也杜佑以八年復一初始鎮至為攻朔陵寄史陰功鎮曰六百六源百六韓懷七鎮可之柔山魏治亦畔城九恒代柔如孝鎮文故帝豐州州方八曰人同併鎮正相害懷此如懷朔六懷朔州城北魏拔處十皆城北玄竟主并潰其亦城代柔如孝鎮文故帝豐州州方八曰人同併鎮正相害懷此如懷朔六懷朔州城北魏陵行許在三築曰三燾州孝黨不儲按然柔文故帝豐州州方八曰人同併鎮正相害懷此如懷朔六懷朔州城北魏叛北里代步長禦千破界昌衛敢積視侵玄帝豐州州方八曰人同併鎮正相害懷此如懷朔六懷朔州城北魏其邊是都之城夷里蠕武中可越粮諸魏鎮太州也方輿紀要曰人同併鎮正相害懷此如懷朔六懷朔州城北魏黨六也以地又孝分蠕川改孤南伏鎮之胡和也方輿紀要曰人同併鎮正相害懷此如懷朔六懷朔州城北魏衛鎮又北強云文為列城置圍冦為左沃氏十杜輿紀要曰人同併鎮正相害懷此如懷朔六懷朔州城北魏可恒十胡弱計太六置在朔武從犬右野以八佑輿紀要曰人同併鎮正相害懷此如懷朔六懷朔州城北魏孤燕八氏相六和鎮降大州川之牙要及為年曰要曰人同併鎮正相害懷此如懷朔六懷朔州城北魏圍朔年謂兼鎮八曰人同併鎮正相害懷此如懷朔六懷朔州城北魏武三魏以不東年武于府置遂光救可朔六懷朔朔州城北魏川州主千過西高川漠北大攻四之以鎮鎮朔州城北魏鎮正如里用不閭曰南塞安懷年勢築詔自鎮北魏又光武計十過請撫東外郡朔沃使城源西又三收攻三川之萬千依冥至魏其鎮野遊置懷徂如百曰懷年鎮六人里秦曰濡六後既鎮騎戍出東武餘本朔沃景鎮一一漢懷源鎮荒而民之之行之川里漢鎮野明相月夫故朔西之廢武破冦處北次鎮後五六鎮四距可一事曰暨一以川六終欲邊第如魏原年民年各就月于懷五也朔陷韓不東懷也撫六郡阿頗使一是之六荒原北州懷拔敢西還正冥鎮今

那瓌為後水宋北八山燕南魏正曰西上西延歷閭抵鎮之禦以互其北谷北懷光降塞州于塞年元上魏魏討名夷為三境為之所荒三高外鎮延外如巖撫六破考其計千嘗六北謂城年車懷蓋水于撫元冥鎮破六之長六西所鎮濡濡在遣時荒興所延冥年城並六魏不鎮起經之源源柔元所城上出水鎮柔胡在韓書過東薄營一之之玄孚置在谷也東遂然氏馬拔陵北千西骨者即西地之諭杜大接孝水東侵曰邑陵史里不律也此自也東柔佑同境昌經至魏當雲自中武本耳過東具按統魏禦然曰府胡初注柔柔在中武單川紀頃千畫見六之初夷阿蔚東氏柔柔玄玄

六鎮之名當起孝文之世然孝文紀太和十八年詔六鎮銓次鎮及禦夷城薄骨禦夷城沃野人赫二是禦夷又在六經注釋傳
杜三平河野六渠山河禹水師狩仍馬方城薄骨在禦夷城渚律河宛取城林水外白言列北可
君受羅水八十在舊後貢高古三今死不在骨禦夷城餘河之名紀不言河州河曰州壁為宿縣彥仍又不
卿降所又百里縣渠魏錐下曰年稱此宛河律夷城餘城水為縣白河曰居靈沃城壁為宿縣彥仍又不
胡城北東里即南通刁指未苑立所取城渚沃野人上名馬書詳色訪赫二是禦夷又在六經注釋傳
梅南又北道後六河麗元嘗牧漢未馬名上野人起孝文之世然孝文紀太和十八年詔六鎮銓次鎮
磵觀逕逕多魏十水為和淪馬書詳色訪赫二是禦夷又在六經注釋傳
所李北靈深六里漑薄志沒之地也以諸連鎮禦夷又在六經注釋傳
指吉榆州沙鎮漑公骨靈故所理河為者果如左城水邑舊城咸也水在六經注釋傳
皆甫林所輕西田私律州號也志水邑舊城咸也水在六經注釋傳
不所衛北車頭千田鎮理靈水北又號咸也水在六經注釋傳
數云西折往第餘四將迴州中地東故言桑經六注鎮孝文紀太和十八年詔六鎮銓次鎮
薄沃出而來一頃萬上樂又可郡逕目故果注鎮河之文紀太和十八年詔六鎮銓次鎮
骨野塞北猶鎮沃餘表縣曰居靈沃城城餘河之名紀太和十八年詔六鎮銓次鎮
律為逕逕以刁野頃請本河曰州壁為宿縣彥仍又不可言列北可
沃六廢寧為麗故人開漢奇州縣白彥仍又不可言列北可
野鎮豐夏難上城大富富也此有故口言列北可
二西州衛以表在獲平平二地河城騮赫州逕曉
鎮頭西東今云天其西縣苑在奇南韻連上薄也
則之折南輿臣德利三地皆河苑漢轉之但骨今年
知第而又地鎮軍又十縣在之號武之世語律為詔
自一東北言去城薄里枕北州非帝謬有出鎮銓六
武據逕逕之沃北骨艾黃馬隨苑元遂駿戎城次鎮

川以至禦夷六鎮其中必有興廢之由而今不可考矣一
代制度國勢強弱繫焉故詳列之官氏志餘官雜號多同
于晉朝晉書職官志使持節為上持節次之使持節得殺
二千石以下持節殺官位人若君事得與使持節同又給
事黃門持節第四品

孝昌初梁遣將揚州刺史元法僧又于彭城反叛

魏書孝明帝紀孝昌元年春正月庚申徐州刺史元法僧
據城反害行臺高謨自稱宋王年號天啓遣其子景
仲歸于蕭衍衍遣其將胡龍牙成景儁元略等率衆赴彭
城詔秘書監安樂王鑒回師以討之道武七王列傳陽平
王熙子臨淮王他他孫法僧為安東將軍徐州刺史孝昌
元年法僧殺行臺尚書高謨反于彭城自稱尊號號天啟
地形志徐州彭城郡有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
書魏晉治彭城俱第三品悅偷據西硤石以逼壽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
軍法從事

詔道元持節兼侍中攝行臺尚書

官氏志侍中列曹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
有乖異以地形志譙州南譙郡領渦陽武定六年置

軍至渦陽敗退道元追討

魏書列傳將蕭衍將左遊擊將軍趙遣其祖

多所斬獲魏書孝明帝紀蠻設軍屬守備于彭城法僧既擁而大寮不擁明傳大帝大夫紀會都鄴本爵軍光又列法僧戍僧南擊元略王口及禮大奔軍閭琛賓鄴除從非琛解琛同庫道名行筭同王都還大反文南綜入入武入都于詔督琛在琛元又達所住刀稚住之裴催都崔五長淮為北免督定南道守奔武彭俘魏書孝衆明帝紀蠻設于彭城法兵法城南僧戍僧擊元略行王法衆僧擁而

悅第時還其家道元密訪知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念身有勅赦之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北齊書宋遊道傳中尉酈道元嘉其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疾惡能討宋遊道

時雍州刺史蕭寶夤魏書列傳字智亮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孝昌三年四月除使持節都督雍涇岐南豳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開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反狀稍露魏書列傳是時山東充斥王師一屢北人情沮喪寶夤自以出軍累年糜費尤廣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侍中城陽王巖魏書景穆十二王列傳長城王長壽子鸞鸞子巖字顯順世宗時襲封素忌道元因諷朝廷遣為關右大使魏書本傳悅等諷朝廷遣為關右大使蓋與巖同陷害之又關右蕭寶夤欲圖已魏書列傳寶夤謂密傳作關中寶夤慮道元圖已憂懼而長安輕薄之徒因相說動以涼州還鄉里蕭寶夤之討則之後也晉亂避地河右世祖平動又蘇湛字景儁魏侍中為湛聞之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害中尉酈道元乃稱兵反時湛卧疾于家寶夤令姜儉報吾云元略受蕭衍意旨乃欲見除酈道元來事不可測吾大哭徐坐受死亡今便為我白齊王蘇湛不能自救命之安博徒小兒輩計不得不爾湛曰居家凡為大王不能以臣也湛聞之舉聲族滅寶夤復報曰此士今庭闈願乞骸骨還鄉里寶夤素重之事當得天下奇士生功又楊椿出除都督雍南豳二州諸里理否湛恐荊棘還必武庭椿為刺史行臺椿為刺史亦不賢于蕭寶夤代雍州刺史知不為雍州刺史聽詔以因謂曰當令人何得任軍事雍州刺史師因謂曰當脅重人何得任遇子昱將還京師因以謂蕭寶夤遣心其牒用此乃聖

中郭子帙作郭子恢傳圍道元于陰盤驛亭地形志雍州陰京兆郡領陰

盤真君七年併新豐太和十一年復寰宇記關西道雍州昭應縣即漢新豐之地陰盤故城漢舊縣屬安定後遇亂徙于此屬京兆是後魏太和九年移此額于泠水西戲水東以城之是也方輿紀要陰盤城在陝西臨潼縣東宋白曰京兆照應縣東十三里有故城後漢靈帝末移安定郡寄理于此今亦謂之陰盤縣後魏太和九年復移而東今昭應縣東三十二里零水西戲水東司馬村有陰盤故城是也又有陰盤驛亭

亭在岡上常食岡下之井既被圍穿井十餘丈不得水水盡力屈賊遂踰墻而入道元與弟道及本史文闕一字以魏書史參驗當是道峻二子俱被害道元瞋目叱賊厲聲而死寶夤猶遣斂其父子殯于長安城東按蕭寶夤傳詐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事平喪還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官氏志吏部尚書上安定縣男地形志涇州安定郡領定縣晉罷後復按道元襲父封永寧侯例降為伯至此別封安定蓋始封之君也官氏志開國縣男第五品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為七聘及諸文皆行于世魏書列傳高謙之專意經史興表酈常景酈道元之徒咸稱款舊按道元立身行已自有本末不幸生于亂世而大節無虧即其持法嚴峻亦由拓跋朝淫汙闒宄救敝扶衰使然何至列之酷吏傳耶恐素與魏收嫌怨才名相軋故耶知人論世必有取于余言也然兄弟不能篤睦又多嫌忌時論薄之按此亦仍魏書之舊而未經裁削者觀其有從死之弟則非不能篤睦可知子孝友襲

近武英殿刊本闕

水經注原序

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於北方而為物之先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及其氣留居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寓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冲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其所録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賾者極聆州域之説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聞不能不猶闕洄湍決濆音伏纏絡枝煩條貫手夥十二經

又已全

殿本亦止于此蓋非闕也

通尚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辯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轝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三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悞之矜求其尋省之易下俱闕

此是酈亭原序孫潛夫從柳大中鈔本録得惜其失亡已大半矣然吉光片羽要為天下至寶而自篇首至其鴻深也詹氏小辨能舉之則在明中葉此序未亡可知而楊用修黄勉之二家刻書反遺之何也昔義門何氏最稱博覽深以不見此序為憾僅從玉海摘取大禹記著數語而云必得宋本乃為全篇則予今日之獲較之先正不既多乎東潛却民識

水經注釋叅校諸本

楊氏慎刊本升菴自序別刊水經三卷又其孫宗吾刻節録水經注碑目一帙

黄氏省曾刊本嘉靖甲午年刊五嶽山人自序

歸氏有光本太僕家藏舊鈔

柳氏僉本字大中吳人正德年舊鈔藏洞庭葉石君家

趙氏琦美三校本清常道人常熟人脉望館藏書最富一校于萬歷丙午年一萬歷己酉年刊二月十三日盡是年十二月五日畢工孫潛夫稱為趙氏三校本最佳本也

吳氏琯刊本字中行歙人萬歷乙酉年刊

朱氏之臣本字無易蜀人引辛氏三秦記補渭水篇神女唾詹事義門稱之

周氏嬰本字方叔莆田人著析酈見厄林

陳氏仁錫刊本萬歷中明御更校刊之

鍾氏惺譚氏元春刊本竟陵鍾伯敬譚友夏合共評點

全氏雙韭山房舊校本鄞全侍郎元立字九山孫天叔之

從孫吾騏字北翁三世校

之今翰林祖望其孫也

錢氏曾本遵王為牧齋尚書之族孫有述古堂藏書蓋宋槧本也

黃氏宗羲刪本梨洲嘗盡刪酈注之無豫于水經十卷之舊而未成有今水經行于世

顧氏炎武本亭林著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昌平山水記辨正水經注極多義門

孫氏潛再校本字潛夫一字節菴又字知節君又字潛丘劉

云丙子九月二十四日得見先生改正者又改定二十餘字方輿紀要

顧氏祖禹本宛溪著讀史方輿紀要引水經注多所補正

閻氏若璩本太原閻百詩著古文尚疏證記援引水經注精義多前人各所寫錯綜一圖兩得

黃氏儀本崑山黃子鴻魯依酈注每參伍之錯綜一圖兩得

其理割正渭水篇于新城王氏禹貢北書庫從之

辨誤今是書歸胡朕明精細絕倫指

劉氏獻廷本廣陽劉繼莊大司寇與黃

作楚水圖記又欲客崑山徐一字全謝山為末就修

說于雜記蓋北水經之作學者經注而存其一子統志友善稿

胡氏渭本德清胡方朕明之明字東水經注援朕古證今字東水禹之貢傳篇錐指其悉鑿本

姜氏宸英本西溟手校定全謝山家有之

何氏焯再校本　義門中吳名士生當文盛之日耆儒籍世以博洽推之宿學風流未泯入官翰林多覯古圖康熙甲戌八月十日始校是書夜以繼日至九月十三日卒業戊戌八月再跋其用力亦勤矣

沈氏本　校本不詳何人亦中吳之士見義門

沈氏炳巽本　字繹亦中吳興人引用最多

董氏熜本　字訥夫謝山友善吳興人

項氏絪本　歙人即用朱箋略加刪節

杭氏世駿本　修里人杭堇浦編手校朱箋

齊氏召南本　天台人字次風興董浦謝山友善

全氏祖望七校本　四明全謝山翰林取諸本手校于篁庵謂道元注中有注本雙行夾寫今混作大字幾不可辨蓋述其先世舊聞斯言曰予深然之河洛濟渭沔江諸篇經注混淆卧病中忽悟其義馳書三千里至京師告予予初聞之通夜不寐竟通其說悉加改正今秋下榻春州園之西樓各寫出印證宛然符契酒大笑因製序焉舉

以上諸本予悉取之與明南州朱謀㙔中尉箋相參証録其長而舍其短第見聞有限頗懷生晚之嘆觀者幸勿哂其陋也古老傳言馮祭酒夢禎以經注混淆間用朱墨分勾乙其本惜未之見

水經注釋叅校諸本

水經注釋目録

卷一

河水一　羌中河水行千四百里塞外河入塞內積石山在西南

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水經十六行九千四百里一清東郡河內縣至武章入海

所行叙而于清漳濁漳得擅胡流黎陽朕按河北章武章入海

武郡所經河則去河北經過清漳濁漳得擅胡流黎陽朕按河北章武章入海

郡有河武郡所水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一清東郡河內縣至

卷二 河水二
卷三 河水三
卷四 河水四
卷五 河水五
漯水漢志東郡東武陽縣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又平原郡高唐縣桑欽言漯水所出
卷六
汾水漢志太原郡汾陽縣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二百里冀州寖
澮水說文澮水出霍山西南入汾
涑水續漢書郡國志聞喜邑有涑水一清按漢志莽改河東郡曰兆隊左邑曰兆亭兆即洮水即涑水也
文水一清按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作文谷水以此水出文谷也隋置文水縣因水受氏焉
原公文水一清按原公水即原過水合故曰同過西南入汾
洞渦水魏書地形志太原郡晉陽縣同過水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過祠下五者也
晉水漢志太原郡晉陽縣龍山晉水所出東汾

湛水 說文湛水豫章寖一清按章字誤也當作州

卷七

濟水一 漢志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流水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 呼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

卷八

濟水二

卷九

清水 漢志魏郡內黃縣清河水出南東遠縣羊頭山世靡谷沁水呼出

沁水 漢志上黨郡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沁水呼出東南至滎陽入河過郡三行九百七十里師古曰今沁水至懷州武德入河此云滎陽疑轉寫錯誤一清按水經用山經之文故主涅縣

淇水 漢志河內郡共縣北山淇水呼出東至黎陽入河一清按道元以是文載于濁漳水注中淇水入白溝以入清河而歸于海蓋曹公遏之北注故清河口有淇河口之稱也

蕩水 漢志河內郡蕩陰縣蕩水東至內黃澤

卷十

洹水 說文洹水作晉見本篇注引說文並字林可證 齊魯閒一清按齊字誤當

濁漳水 漢志上黨郡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呼出東至鄴入清漳闕駰曰濁漳即潞水為冀州浸

清漳水 漢志上黨郡沾縣大黽谷清漳水呼出東北至邑成大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一清按漢志云則濁漳自鄴縣以下皆清漳之流也黽當作冥即要字邑成是阜成之訛

補 滏水 一清按魏都賦曰北臨漳滏是也

補 洺水 一清按說文洺水名初學記引水經注曰洺水一名漳水

卷十一

易水漢志涿郡故安縣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并州寖亦至范陽入淶師古曰言易水又至范陽入淶也

滱水漢志代郡靈丘行水九百四十里并州川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合參合

補

滹沱水一清按漢志常山郡南行唐縣牛飯山白陸谷從是參戶之誤別下落池過郡九行千三百七十里參合河東至文安入虖池別河東至平舒入注入虖池河首受虖池河見濁漳水注入海是也從河間國弓高縣虖池別河

補

泒水一清按說文出雁門葰人戍夫山東北入海一清按漢志代郡廣昌縣漆水東南至容城入河過郡三行五百里并州寖井淀明海初學記引本注泒水南流所播為澤俗名天保真定會于河間天津入海唐即滱沱之漫流亦大川沙即泒河鴨河本名鴨兒河即滱水滋水四水相敵泒河雖不見漢志當據許氏之書補之

補

滋水一清按漢志常山郡南行唐縣牛飯山白陸谷滋水所出東至新市入虖池水說文作白陘谷俗本漢書誤也

卷十二

聖水一清按聖水不見漢志其源惟記于古碑而桃水涿水垣水之見于漢志者皆載入篇中

巨馬水漢志代郡廣昌縣漆水東南至容城入河過郡三行五百里并州寖

卷十三

瀠水漢志雁門郡陰館縣累頭山治所出東至泉州入海過郡六行千一百里師古曰治音弋之反燕刺王傳作古字一清按今誤本作瀠水依說文校正祥本卷瀠餘水同

卷十四

瀠餘水漢志上谷郡軍都縣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一清按此即溫字訛誤之始

卷十五

洛水 漢志弘農郡上洛縣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

伊水 出漢志弘農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伊水東北入雒過郡二行四百五十里

沽水 東漢志南至漁陽郡海陽縣行七百五十里外見漢志而中古曰

鮑丘水 一清按鮑州之丘入海行千二百里塞外漢師篇濡水作

濡水 漢志漁陽郡白檀縣肥如大遼水注引玄菟入海望平縣當作无終南海地理志濡水出

南入海音呼賜反清按遼郡入海陽水道作无終南海地理志濡水出

水海字誤也一海陽縣于出自漁陽郡東南入海

遼水 南漢志遼東郡入海西南至安市入海

小遼水 漢志水出北塞外東南入海

浿水 文漢志水出樂浪郡西南至海望海西至高句麗二百五十里入海

水經注釋 目錄 五

濕水 漢志河南郡穀成縣禹貢雒水出東北入河在東南入

澗水 清按禹貢雒水出東北入河在東南入

濕水 漢志弘農郡新安縣禹貢雒水出

澗水 清按禹貢雒水出東北入河在東南入

濕水 漢志弘農郡新安縣禹貢雒水出

澗水 清按禹貢雒水出東北入河在東南入

濕水 漢志河南郡穀成

必入于瀍水而合流歷王城之東以南注于洛時二水猶未經洛陽城也迨東漢建都于此自河南縣東十五里之千金堨引水繞都城南北以通漕而瀍水始與穀水俱東注矣古時瀍不合澗亦不過洛陽縣東至偃師也

卷十六

穀水漢志弘農郡黽池縣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水

甘水續志河南有甘泉京相璠土地名曰甘水北入洛

漆水漢志右扶風漆縣漆水在縣西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漆水

滻水說文滻水出京兆藍田入灞地形志京兆郡山

渡水漢志北地郡苦谷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左東入洛沮水當依說文直作渡水沮水側加切又說文洛是一出西入河者蓋由渭以達于

補洛水漢志北地郡歸德縣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左馮翊歸德縣洛水東南入渭一清按周禮雍州浸曰渭洛孔安國尚書傳雍州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導渭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說文洛水出右馮翊郡許氏誤也然則班志所云入河者蓋由渭以達于河也此與出自熊耳會伊入河之洛截然不同

卷十七

渭水上漢志隴西郡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寖

卷十八

渭水中

卷十九

渭水下

補豐水漢志右扶風鄠縣酆水出東南北過上林入渭一清按禹貢漆沮既從豐水攸同詩大雅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豐亦渭之大川也

補涇水漢志安定涇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一清按說文至涇陽出東南入渭開頭山東南入渭渭雝州之川也

汭水漢志右扶風沂縣芮水出西北東入涇渭州川一清按說文汭水相入也師古曰汭在豳

卷二十

漾水漢志隴西郡氐道縣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入山西漢師古曰字本作漾或作瀁又西縣禹貢嶓冢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

丹水漢志弘農郡丹水縣丹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鈞

卷二十一

汝水漢志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應劭曰汝水出弘農入淮一清按潁川郡亦有定陵縣有東不羹其城莽曰定城者也續志潁川有定陵而汝南無之

卷二十二

潁水漢志潁川郡陽城縣陽乾山潁水所出東南至下蔡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里荆州寖

洧水東漢志南至潁川郡陽城縣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臨潁河

溴水漢志河南郡密縣大騶山溴水所出南至密縣東入潁一清按說文溴與職切又有溴水亦出河南密縣東入潁音聲又同潁音與職切字形相近

潧水說文潧與洧水出鄭國詩方渙渙分潧水曰潧與洧水出鄭國詩方渙渙分

渠水漢志潁川郡陽城下有渠水入焉指渠之水即過河南郡四行榮陽縣自陽城引大狼蕩渠首受狼蕩渠者指此水也水出河南密縣大騂山東北流逕陽城故城南為名貢錐稱主分水以為二官渠溉田八十里

雎水漢志陳留郡浚儀縣雎水首受狼蕩渠水東至雎縣應劭曰雎水出焉取慮入泗過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又沛郡芒

瓠子水漢志陳留郡封丘縣濮渠水首受泲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過郡三行六百三十里一清按濮渠即瓠子河

汶水漢志泰山郡蓋縣原山禹貢汶水出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汶水桑欽所言按司馬彪郡國志云汶水出萊蕪有原山潘水出劉昭補注杜預曰汶水出然則潘水其異名乎

泗水漢志濟陰郡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又魯國十縣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國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一清按班固云泗水者及讀道元注濟水篇云乘氏無泗水若二水知泗字是菏之誤然則出下者是也又沛當作入沛

沂水漢志泰山郡蓋縣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寖說文沂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泗一曰沂水出泰山蓋青州浸志泰山郡蓋縣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至蓋入池道元注以池為泗之誤說文云出臨樂山無子字世本目欽今補

沭水漢志琅琊郡東莞縣術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三行七百里十里青州寖師古曰術水即沭水

巨洋水漢志琅琊郡朱虛縣凡山丹水所出東北至壽光入海

淄水漢志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幽州寖又千乘郡博昌縣時水東北至鉅定入車馬瀆幽州寖

汶水漢志琅琊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維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言

出朱虛入維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一清按此即所謂東汶非禹貢之汶也

維水 漢郡三行五百三十里兖州寖一清按北海郡有都昌縣昌都字倒互耳

膠水 漢志琅琊郡郚縣膠水東至平度入海

卷二十七

沔水上 漢志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一清按世本沔水分上中下三篇今移下篇接上篇之末省去中篇之目改為上下二篇

卷二十八

沔水下

卷二十九

潛水 漢志巴郡宕渠縣符特山在西南潛水西南入江不曾水出東北南入濡徐谷說文漢出為潛

湍水 漢志弘農郡析縣黄水出黄谷鞠水出析谷俱東至酈入湍水

汋水 漢志弘農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育水南至順陽入沔郡二行六百里一清按育即汋也弘農郡丹水縣下作鈞師古曰鈞亦水名也音鈞

粉水 太平寰宇記粉水出房陵縣北永林山一清按粉水不見漢志即上粉縣亦莫能定為何時所置姑以樂史所云補之

白水 一清按白水鄉也此即漢志所謂蔡陽縣白水鄉陵之封徙于此

泚水 按漢志泚水南陽郡泚水縣應劭曰泚水東入蔡一清水今誤本漢書俱作泚當以水經注正之

卷三十

淮水 漢志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

卷三十一

里青州川

滍水 漢志所出南陽郡魯陽縣魯山滍

淯水 漢水出弘農盧氏鄢縣育水出西北南入漢說文淯

潕水 漢志說文汝潕水出南陽郡昆陽縣東北至定陵入汝

潕水 曰潕水出南陽吳房東入潕

潕水 漢志汝南水出潕陽縣應劭曰潕水出南一清按

潕水 漢志潕陽縣東入潕

潕水 說文潕水出南陽郡舞陽縣應劭曰舞水出南一清按

潕水 說文潕水出舞陰縣中陰山潕水所出東至蔡

潕水 漢志潕川陽城少室山東入潕

潕水 說文潕水出南陽郡舞陽縣東入潕今本漢書出南

潕水 漢志潕川陽城

潕水 說文潕水出南陽郡舞陰縣東入潕今本漢書落上

潕水 入汝一清按水經是上蔡入汝

潕水 字說文潕水出南陽中陽山入潕

潕水 下落陽字潕陰也南陽之屬縣也

卷三十二

溳水 說文溳水出南陽蔡陽東入夏水

溳水 一清按漢志無溳水說文溳清深也亦不云是水名

蘄水 說文江夏有蘄春亭徐鉉曰按說文無蘄字他書亦無此篇下有蘄字注云江夏平春亭名疑相承誤重出一字渠支切又說文蘄以艸蘄聲江夏平春有蘄亭語斤切一清按江夏有蘄春縣晉改曰蘄陽是因蘄水得名不知昺臣何以云爾

決水 漢志廬江郡雩婁縣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亦北至蓼入淮決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一清按入淮之淮即灌水非出桐柏之淮也

泄水 漢志廬江郡灊縣泄山泄水出北至壽春入芍陂說文泄水所受九江博安洵波入氏一清按全氏祖望曰洵波當是芍陂之誤又九江不聞有氏

補

水蓋泄水蓋篇云泄水合沘水以入淮而或誤以為入沘水經沘水注入之善長糾之曰沘陽無泄水耳又誤引壽春之從南來為氏泄水合沘水合肥縣應劭曰夏水出父城至此又誤因淝水志訛九江而之南為沘水合肥一清按所謂夏水即漢志沛郡肥城隔淮南縣北之合也然夏肥與施水其一所清出按仲夏故江而施曰水瑗肥曰郡合肥水合肥而一之誤矣合肥之稱水經不溯例多所合從肥故縣有合肥之稱水經不溯例多所廣陽鄉東南入湖與全書義

滁水道一清大按川說有文滁水名唐六典七曰淮南其大中陵縣東山沮水巢湖在焉是也

沮水所漢志出東南至郢郡入江陵縣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漳水行七百里

漳水所漢志出東南至臨沮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漳水

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夏水受氏道水一名沔

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江夏郡注引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注仲瑗語與孟堅南郡下分注合是之一清按本篇引文則又主康成說自相矛盾故起而糾正之

羌水白水外東過隴西郡三行羌道縣羌水出塞外南至陰平入漢

涪水過水出徼外一行九百五十萌入漢里又廣漢郡白水至漢志廣漢郡剛氏道縣涪水出徼外南

梓潼水至漢志廣漢郡梓潼縣五婦山馳水所出南入墊江一清按據經注涪水行五百十里應劭曰潼水所出南入墊江文當作梓潼漢水

涔水北入清按漢無涔志水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池水所出東入沔涔水注也中道元水其安陽縣鬻谷水出西南北入載于即

卷三十四 江水上

漢志蜀郡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入濛乃濛之誤蒙山即沫水也即青衣水至南安入濛一清按道元引此文在江水篇

桓水西漢志南行蜀郡羌中桓水出南海蜀山

若水漢志蜀郡旄牛縣若水行千六百里南至大莽入繩遇牛二徼外南渡水引華陽國志嘉故青衣縣之百里補注引也又續漢志蜀郡青衣縣劉昭

沫水志一清按即沫水志曰有沫水合水從邛來出岷山西入江又從江下青衣水不見漢志而牂柯郡鑿縣之水皆載入卷中

卷三十五 江水下

卷三十六 江水中

又此下俗本有沅百水篇目卷中只有經文一句而百水源流附見沅水注且南方之水無沅百之名蓋是延江水注尾結語而誤以為經者今注既改正并削其目

存水 一清按漢志牂柯郡鐔封縣溫水東至廣存周縣水首受無斂據道元注似在郡駰為存水在定周為周水也

溫水 漢志牂柯郡二行五百六十里鬱入鬱林過郡二行五百里說文淹水出越巂

淹水 徼外東入水若水

葉榆水 漢志益州郡葉榆澤在東南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

夷水 漢志南郡巫縣夷水東至夷道高成縣沱山沱水所出東入縣縣水

油水 漢志南郡高成縣沱山沱水所出東入縣縣水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行五百里說水油水出武陵孱陵西南入江

澧水 漢志武陵充縣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過郡二行一千二百里一清按據道元注特其支流入沅耳

沅水 漢志牂柯郡故且蘭縣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

浪水 漢志武陵郡鐔成縣康谷水南入海一清按康谷水豈即浪水乎

資水 漢志零陵郡都梁縣路山資水所出東北至益陽入沅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

漣水 元一清按漣水不見漢志道所謂資水之別是也

湘水 漢志零陵郡零陵縣陽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酈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

灕水 漢志零陵郡零陵縣又有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一清按班固記灕水于零陵縣下耳初

不云出陽海山也道元不知以為湘灕同源此大謬也灕水乃牂柯山下流至秦始禄始通之于湘所謂靈渠者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溱水漢志桂陽郡臨武縣秦山東南至溱陽入湞行七百里

卷三十九

湞水漢志桂陽郡二行九百里桂陽縣湞水南至四會入鬱林過出桂陽廬聚山湞浦為桂水按湞水當依經云過文作湞云水出陽縣出東鬱

湞浦關與桂水合南入于海水注溱水云湞溱水又南注于海云含湞溱水下落水所出東鬱

而入海其言與班固合應劭說文湞含湞下落關字北入沅道元起而糾正之說文濵水出桂陽平西入營道從水關聲一清按據水經當云西至營道入湘一清按水經有淮水也道元故淮水特起之而稱乃俗傳之

濵水一聲一清按鍾水誤亦即桂水也

耒水漢志桂陽郡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郴縣入湘南入湘

洣水漢志長沙國蔡陵縣泥水西入湘行七百里

漉水一清按羅含湘中記曰漉水注湘

瀏水一清按羅含湘中記曰瀏水出豫章艾縣西入湘

渭水說文渭水出豫章郡贛縣豫章水出西南入大江又雩都縣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里一清按此即道元注所云豫章水者也

贛水漢志豫章郡贛縣湖漢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續志會稽郡章水右會湖漢水者也

廬江水漢志丹陽郡黝縣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陵漢志廬江郡廬江出東南北入廬江出

卷四十

漸江水漢志丹陽郡黝縣漸江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一清按說文云漸水出會稽山陰為浙江又云江水東至會稽郡入海又云江出有浙江劉昭補注引郭璞注山海經曰江出歙

縣玉山

斤江水漢志鬱林郡領員水方縣有斤南郡有小水十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六里屬交州一清按今卷末有容容諸水注

日南水漢志日南郡數與九真郡同屬交州一清按今卷末有容容諸水注

補云右三十水從江南至日南郡數與班志不合實即是水也當補列于目

補弱水說文弱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桑欽所說一清按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有合黎山則弱水所經也三危山有黑水祠滇池縣有黑水所經也二水為雍梁之大川水經不應遺失

黑水漢志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一清按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有合黎山則黑水所經也三危山則黑水所經也二水為雍梁之大川水經不應遺失之史記索隱尚書正義俱引其書則是二篇亦在亡之列致使言禹貢者莫能詳二水之源流惜哉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一清按卷尾嵩高為中嶽已下所在凡六十今本不至三澠池是釋禹貢山水澤地具于目似亦缺漏

一清按李林甫唐六典註云桑欽所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王應麟玉海云自河水至斤江水河灋汾澮涑文原洞晋湛濟清沁淇蕩洹漳易滱聖巨馬湿沽鮑正濡遼貝洛穀甘漆滏沮渭漾丹汝潁洧淇澮陰汳睢匏子汶泗沂沭洋淄汶濰膠沔潛湍均粉白沘淮滋淯濦濯瀙無湏漻蘄決沘泄肥祂沮漳夏羌涪潼涔江青衣桓若沬延江沅酉存温淹葉榆夷油澧沅浪資漣湘灕溱匯深鍾耒洙漉瀏潰贛廬漸江斤江非經水常流不在記注之限末卷載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深寧叟所記水經之目與今本不殊以原公為

原洞渦為洞陰溝為陰則其所省也以梓潼為潼廬江為廬舊本之脫耳以灋水為湿水瀘水為沮水施水為祂水滙水為匯水滇水為深水皆誤文也經水凡百十六較唐六典少二十一篇證以本注及雜採他籍得滏洺滹沱派滋伊瀍澗洛豐涇汭渠獲洙滁日南弱黑十八水而灋下當有灋餘清濁漳大小遼原分為二刪去無注無名之沅酉水合一百三十水七與唐六典數合也

河水

崑崙虛在西北

此山三成為崑崙

名極極西之至謂天帝之居西王母

去嵩高五萬里地之車也

禹本紀與此同 嵩高誘稱

仁和趙一清誠夫錄

河水一

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

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 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

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崙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滻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一清按三國志蜀書郤正傳其釋譏曰陽盱請而洪災息裴松之註引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請于陽盱之阿即陽紆也漢志冀州藪曰陽紆爾雅作陽陓又一陽紆也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虛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岨且長經記綿褫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未聞非盱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

其高萬一千里

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景純以為自上二千五百餘里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

河水

春秋說辭曰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盱以流化元命苞曰五行始焉萬物之盱由生元氣之腠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筋脈之通流者故曰水其具財也而水最為大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其海者命曰經水引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於地溝流於大水及於海者又命曰

川水也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幹齊都賦曰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流崑崙九流分逝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沫揚奔風俗通曰江淮河濟為四瀆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

出其東北陬

山海經曰崑崙虛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爾雅曰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漢大司馬史張仲功一清按漢書溝洫志大司馬史張戎師古曰雜論云字仲功習灌溉事也議曰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今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噎不洩也禁民勿復引河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恒濁方江為狹比淮濟為闊寒則氷厚數丈氷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氷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余按風俗通云里諺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

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

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一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馮夷都焉一清按山海經本作氷夷郭璞注氷夷馮夷也即河伯也括地圖曰馮夷恒乘雲車駕二龍河水又出於陽紆陵門之山而注於馮逸之山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一清按穆天子傳本作無夷注無夷馮夷也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沈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器玉果璿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邁矣粤在伏羲受龍馬圖於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記逮虞舜夏商咸亦受命焉李尤盟津銘洋洋河水朝宗于海徑自中州龍圖所在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於此也高誘以為陽紆泰藪非也釋氏西域志曰阿耨達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即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塋何氏焯曰吳中沈本作莽豐隆雷公也雷電龍箋曰三字誤一清按三字句截龍名也有丘郭璜即阿耨達字古字通用沔水注龍下地墟即是此義大水名新頭河郭義恭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國西水甘故曰甘水有石鹽白如水精火煆則破而用之康泰曰安息月支天竺至伽那

調御皆仰此鹽釋法顯曰度葱嶺已入北天竺境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岨崖岸險絶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倚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躡縣絙過河河兩岸相去咸八十步九譯所絶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余診諸史傳即所謂罽賓之境有磐石之磴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絙橋相引二千餘里方到縣度阻險危害不可勝言郭義恭曰烏秅之西有縣度之國山谿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一清按後漢書章懷注引西域傳曰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五十里又曰其處在皮山國以西罽賓國之東其人山居佃于石壁間累石為室民接手而飲所謂猿飲也有白草出小步馬有驢無牛是其縣度乎釋法顯又言渡河便到烏萇國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足跡於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尚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又逕捕那般河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流摩頭羅國而下合新頭河自河以西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為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為中國也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絶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迄于

南海四五萬里也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賓犍越摩訶剌諸國而入南海是也阿耨達山西南有水名遥奴山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恒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故釋氏西域志有恒曲之目恒北有四國最西頭恒曲中者是也有拘夷那竭國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國南城北雙樹間有希連禪河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處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洹後天人以新白縠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宮渡一小水水名醯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宮北以栴檀木為薪天人各以火燒薪薪了不然大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而自然也王斂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齎還本國以造佛寺阿育王起浮屠於佛泥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樹名娑羅樹其樹華名娑羅佉也此華色白如霜雪香無比也竺芝扶南記曰林楊國去金陳國步道二千里車馬行無水道舉國事佛有一道人命過燒葬燒之數千束樵故坐火中

乃更著石室中從來六十餘年尸如故不朽竺支目見之夫金剛常住是明永存舍利剎見畢天不朽所謂智空罔窮大覺難測者矣其水亂流注於恒恒水又東逕毗舍離城北釋氏西域志曰毗舍利維邪離國也支僧載外國事曰維邪離國去王舍城五十由旬城周圓三由旬維詰家在大城裏宮之南去宮七里許屋宇壞盡惟見處所爾釋法顯云城北有大林重閣佛住於此本菴婆羅女家施佛起塔也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伏恒水上流有一國王國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妬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即盛以函擲恒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好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摧伏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大憂愁小夫人問何故憂愁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爾小夫人言勿愁但於城西作高樓賊來時置我樓上則我能却之王如是言賊到小夫人樓上語賊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即以兩手捋乳乳作五百道俱墜子口中賊知是母即放弓仗二父王代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今二塔猶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伏處後

人得知於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也釋氏西域志曰恒曲中次東有僧迦扇柰揭城即佛下三道寶階國也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僧迦施國南佛自忉利天東下三道寶階為佛母說法處寶階既沒阿育王於寶階處作塔後作石柱柱上作師子像外道少信師子為吼怖效心誠恒水又東逕罽賓饒夷城南城南接恒水城之西北六七里恒水北岸佛為諸弟子說法處恒水有東南逕沙祇國北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嚼楊枝刺土中生長七尺不增不減今猶尚在恒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城北故曰淨王宮也城東五十

里有王園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二十步東向舉手攀樹生太子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衆僧所汲養也太子與難陀等撲象角力射箭入地今有泉水行旅所資飲也釋氏西域記曰城北三里恒水上父王迎佛處作浮圖作父抱佛像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惟有空處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昔淨王之苗裔故為四姓住在故城中為優婆塞故尚精進猶古風彼日浮圖壞盡條王彌更修治一浮圖私訶修王送物助成今有十二道人住其中太子始生時妙后所攀樹樹名須迦朱氏

謀埠箋曰須字之下原闕一字因果經曰樹名無憂即此樹乎一清按翻譯名義集阿輸迦大輪翻無憂樹史記正義曰浮圖經云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全氏祖望曰須迦即阿輸迦也音同　阿育王以青石作后攀生太子像昔樹無復有後諸沙門取昔樹栽種之展轉相承到今樹枝如昔尚蔭石像又太子見行七步足跡今日文理見存阿育王以青石挾足跡兩邊復以一長青石覆上國人今日恒以香花供養尚見足七形文理分明今雖有石覆無異或人覆以數重古貝重覆帖著石上逾更明也太子生時以龍王夾太子左右吐水浴太子見一龍吐水燒一龍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尚一冷一煖矣太子未出家前十日出往王田閻浮樹下坐樹神以七寶奉太子太子不受於是思惟欲出家也王田去宮一據據左　晉言十里也太子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四天王來迎各捧馬足爾時諸神天人側塞空中散天香花此時以至河南摩強水即於此水邊作沙門河南摩強水在迦維羅越北相去十由旬此水在羅閱祇瓶沙國相去三十由旬菩薩於是暫過瓶沙王出見菩薩菩薩於瓶沙隨樓那果園中住一日日暮便去半達鉢愁宿半達晉言白也鉢愁晉言山也白山北去瓶沙國十里明旦便去暮宿曇蘭山去白山六由旬於是逕詣貝多樹貝多樹在貝多

閱祇北去曇蘭山二十里太子年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此言與經異故記所不同竺法維曰迦維衛國佛所生天竺國也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康泰扶南傳曰昔范旃時有嘗楊國人家翔梨嘗從其本國到天竺展轉流賈至扶南為旃說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寶委積山川饒沃恣其所欲左右大國世尊重之旃問之今去何時可到幾年可迴梨言天竺去此可三萬餘里往還可三年踰及行四年方返以為天地之中也

恒水又東逕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龍守護之阿育王欲破塔作八萬四千塔悟龍王所供知非世有遂止空荒無人羣象以鼻取水灑地若蒼梧會稽象耕鳥耘矣

恒水又東至五河合口蓋五水所會非所詳矣阿難從摩竭國向毗舍離欲般泥洹諸天告阿闍世王王追至河上毗舍梨諸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卻則梨車復怨郎於中河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身二分分各在一岸二王各持半舍利還起二塔渡河南下一由延朱氏謀埠箋曰毗曇論云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今之二里也八拘盧舍為一由旬今十六里也又云梵衆天身長半由延梵福樓身長一由延而不言由延之數疑與由旬同義而字殊耳一清按由旬亦作由巡又因巡轉為延也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邑即是阿育王所治之城城中

宮殿皆起墻闕雕文刻鏤累大石作山山下作石室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有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婆亦名文殊師利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清淨自居國王宗敬師事之賴此一人弘宣佛法外不能陵凡諸中國惟此城為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作大塔在城南三一清按黃氏慎中本作二里餘此塔前有佛跡起精舍戶北向塔塔南有石柱圍丈四五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塔塔北三四百步阿育王於此作泥犂城中有石柱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有銘記作泥犂城因緣及年數日月

恒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昔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一一以指畫石一清按孫氏潛用趙清常三校本旁註佛以三指畫石愚意古書重文皆作二此句之首應有佛事與上佛字重後人傳鈔遂析為一一趙本三字疑亦妄增爾畫跡故在

恒水又西逕王舍新城是阿闍世王所造出城南四里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薩沙王舊城也東西五六里南北七八里阿闍世王始欲害佛處其城空荒又無人徑大谷傳山東南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禪處西北三一清按黃本作四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坐禪處天魔波旬化作雕鷲恐

阿難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悉存故曰雕鷲窟也其山峰秀端嚴是五山之最高也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西望其山有兩峯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居其嶺土人號曰耆闍崛山山名耆闍鷲也又竺法維云胡語羅閱祇國有靈鷲山胡語云耆闍崛山山是青石頭似鷲鳥阿育王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脚鑿治其身今見存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山也數說不同遠邇亦異今以法顯親宿其山誦首楞嚴香華供養聞見之宗也

又西逕迦那城南二氏本作三十里到佛苦行六年坐一清按黃

樹處有林木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王按樹枝得攀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從此北行二里佛於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處樹石悉在廣長六尺高減二尺國中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二十里到一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即有佛影現長三尺許今猶明毫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延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導引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飛

來繞菩薩三匝西去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西坐時魔王遣玉女從北來試魔王自從南來試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卻散三女變為老姥莫不自服佛於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梵天來詣佛處四天王捧鉢處皆立塔外國事曰毗婆梨佛在此樹下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往尼連禪河浴浴竟於河邊噉糜竟擲鉢水中逆流百步鉢沒河中迎梨郊龍王接取在宮供養先三佛鉢亦見佛於河傍坐摩訶菩提樹摩訶菩提樹去貝多樹二里於此樹下思日思惟道成魔兵試佛釋氏西域記曰尼連水南流注恒水水西有佛樹佛於此苦行日食麻六年西去城五里許樹東河上即佛入水浴處東上岸尼拘律樹下坐修舍女上麻於此於是西渡水於六年樹南具多樹下坐降魔得佛也佛圖調曰佛樹中枯其來時更生枝葉竺法維曰六年樹去佛樹五里書其異也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巴連弗邑順恒水西下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復順恒水西下到迦尸國波羅柰城竺法維曰波羅柰國在迦維羅衛國南千二百里中間有恒水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樹名春浮維摩所處也法顯曰城之東北十里許即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

鹿栖宿故以名焉法顯從此還居巴連弗邑又順恒水東行其南岸有瞻婆大國釋氏西域記曰恒曲次東有瞻婆國城南有卜佉蘭池池水恒在北佛下說戒處也

恒水又逕波麗國即是佛外祖國也法顯曰恒水又東到多摩梨軒國即是海口也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梨軒康泰扶南傳曰從迦那調州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渡江逕西行極大秦也又云發拘利口入大灣中正西北入可一年餘得天竺江口名恒水江口有國號擔袂屬天竺遣黃門字興為擔袂

釋氏西域記曰恒水東流入東海蓋二水所注兩海所納自為東西也周氏嬰卮林曰崑崙墟河出東北隅恒出西北隅繞西域達于大秦河入中國注于東海汚流小渚絕不通波善長叙恒于六河之下蓋因崑崙而及之乎若其括地脈川紬奇甄異斯為最末辨傳從外宛在目中三竺之乎然皆躡法顯之行踪如瀁足下神州地志閒陸法顯羅衛國東行十二由延延延到沙祇渡恒迦水施行八予為兩沈其較水陸頭沙門字興為擔袂

道里難明計所差池茶國厥類想恒流洄兩延兩南行十二由延延延到毗蓋迦又南國八十為洄沈州地志閒陸法顯羅衛國東行十二由延延延到沙祇渡恒迦水施行八予為兩沈其較水陸頭沙門字興為擔袂

云渡新頭河至毗茶國東南亦象行南國八十為洄沈州地志閒陸法顯羅衛國東行十二由延延延到毗蓋迦又南水施行八予為兩沈其較水陸頭沙門字興為擔袂

此東賓南行十城接恒延到那毗蓋迦又南水施行八予為兩沈其較水陸頭沙門字興為擔袂

又東南行十二由延延延到沙祇渡恒迦水施行八予為兩沈其較水陸頭沙門字興為擔袂

東行十二由延延延到毗蓋迦又南水施行八予為兩沈其較水陸頭沙門字興為擔袂

南行十二由延延延到毗蓋迦又南水施行八予為兩沈其較水陸頭沙門字興為擔袂

夷那竭國又東逕罽賓饒夷又東逕毗舍利城又東南流逕北延到又東賓恒水南又又逕沙祇城又東南行還又巴連弗邑莫耶城二十里逕五恒水東向巴逕伽恒水邑皆南又東至小河合口度河逕僧迦維施羅衛國南且拘夷毗舍在藍莫以左原野之到六孤石山波羅奈苑北去雪山維沙河一藍莫延恒水經注之遙年為樹羅尸遺之伽度過乃置若夫葱嶺烏延恒水佛

一百里何得不如調言子今見泰傳非為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後乃知崑崙山為無熱丘何云乃胡國外乎余考釋氏之言未為佳證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埋緼歲久編韋稀絶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至若訪地脈川不與經符驗程凖途故自無會釋氏不復根其艱歸之鴻致陳其細趣以辨其非非所安也今按山海經曰崑崙虛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為楹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又按淮南之書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瓊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傍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傍有九井玉横維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凉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室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復其源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凉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

之居禹乃以息土填鴻水以為名山掘崑崙虛以為下地高誘曰地或作池全氏祖望曰七字注中注本雙行夾寫後人傳鈔連作大字下文多有之山海經曰不周之山不周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則以髣髴近浮圖調之說阿耨達六水葱嶺于闐二水之限與經史諸書全相乖異又按十州記崑崙山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迴繞匝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户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近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昔西王母告周穆王去咸陽三朱氏謀㙔箋曰十州記作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面方廣萬里形如偃盆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含天帝君所治處也考東方朔之言及經五萬里之文難言浮圖調康泰之是矣六合之內水澤之藏大非為巨小非為細存非為有隱非為無其所苞者廣矣於中同名異域稱謂相亂亦不為寡至於如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州銅柱又有九府之治東方朔十州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也下狹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星之輝名曰閬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

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户出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似如一淵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上通璿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張華叙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員周如削下有迴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緑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跡望在無外柱州崑崙山上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為五行神五龍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為十二部法五龍之跡行無為之化天下仙聖治在柱州崑崙山上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一萬二千里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為十二時神也山經曰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其神陸吾是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然六合之內

其苞遠矣幽致沖妙難本以情萬像遐淵思絶根尋自不登兩龍於雲轍騁八駿於龜等軒轅之訪百靈方大禹之集會稽儒墨之說孰使辨哉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流水冒以西南流全氏曰杜君卿之識水經誠有過者胡東樵欲為水經護法而以為錯簡以愚考之則亦非也水經開卷數語純引山經蓋以為河水緣起葱嶺而下則申明乃開卷數語之釋文此其同行者則可怪也非後人所竄易也但其所引山經亦有甚不同其北西南入于渤海水經則謂東南入于崑崙之東北以行石之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水經則謂冒以海山海經積元竟不能辨正孰謂此書為不刊之定謂者況河自鹽澤道東以下皆流也

山海經曰河水出渤海又海水西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全氏曰按山海經本文曰河水西南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今是注所引非完文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于蒲昌出于海水故洛書曰河自崑崙出于重野謂此矣逕積石而為中國河故成公子安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弘壯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釋氏西域傳曰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經文在此似如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杜氏佑通典曰按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敦煌北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云按水經晉郭

云言葱東復禹集未少有塞後亦南源者宜經亦璞
河九嶺則高所者有從定過南不入亦出出所不注
水州之今不開不桑後體敦流尋葱引于于作知三
一山北西為決詳田漢自煌入救嶺禹漢禹殊何卷
源川其平人本斯碧至葱酒葱又一紀書本為代後
出者本郡患救甚海大嶺泉嶺水源山西紀詭之魏
葱尚紀龍不人又之唐于張據經出經域山誕書酈
嶺書灼支惡患按變圖闐掖此云于釋傳海全佑道
一近然縣疎積禹陵籍之郡則出闐法而經無謂元
源之荒界鑿石導遷相東南積海南明酈所憑二注
出誠唐山以之河谷承敦並石外山遊道云擾子四
于為撰是此西積移注煌今山南合天元南水博十
闐愜經也施砂石之記張郡當至流竺都入經贍卷
合當者固功鹵者談不掖地在積入記不葱所解皆
流其取無發之堯此絶之也葱石蒲釋詳嶺云釋不
東後為禹跡地時處大間夫嶺山昌氏正及河固著
注漢準理自河洪豈磧華山之下海西所出出應所
蒲書的水積流水有亘人水北有雖域注于崑精譔
昌西班之石小人河數往地又石約記河闐崙當者
海域固功山地昏流千來形云門漢所之南山詳名
以傳云自而勢墊纂里不固入然書注發山者水氏

折未知方乃上羌城崙崙與自統積是書窮嶺近潛
言之覩出引流謂郡析山積有一石河即河于終流
之精或斯葱明之之支在石河未遂也禹源闐是地
胡也有又嶺矣賜西渠國山也為疑窮本也合紕下
氏不好班于崑支南叟中下寧強潛究紀按流繆南
渭揆事生闐崙蓋濆西西河有國流諸以古入按出
禹淺者之之在析于戎南相吐漢從說于圖蒲此積
貢昧于所河吐支賜即則連蓄家此悉闐書昌宜石
河錐考諸未謂蓄也支叙河騁中或方皆山名海唯為
水指諸書詳從中然續又之使河未出繆出河其憑中
一解家中也蒲當則漢范所涉從嘗且悞玉所于張國
之之見佑昌亦析書曄出歷西遣漢孟乃出闐騫河
曰說有以海非支曰後也無南使時堅謂曰出使云
按辨引水伏繆在河漢又不數詣葦又之崑美大比
于水千據經流而積闐書按言千西羌云崑崙玉夏禹
經古謂僻數不石西云尚之里南種禹崙山所見紀
叙訛其書千謂之千西書吐向羌類貢即疑以兩山
西舛審代里河西餘羌云蓄東中雖云所所騫道經
域是正人至之是里在織自北或多導出謂傳水猶
兩故此多積本河河漢皮云流未不河便古遂從校
源曲殊不石源之曲金崑崑見知相自云圖云葱附

較漢書上文遂尤為後人人倫惟之漢之本末無若陽覩河渤郡蒲石張亦入庸來為非嶺知渤海盧詩詳鹽所郡故煌渤海西文上尤中積泉之北乃說其入人中積泉之北乃說其入人中積泉之北乃說其入人

水經注釋卷二

仁和趙一清誠夫録

河水二

河水一清按凡經文次篇之首有其水二字皆後人所加蓋漢人作經自為一篇豈能逆料酈氏為之注而先于每卷交割之處增二字以別之哉或酈注既成用二字為提掇則可耳然非經之舊也此卷首列河水二字謂重其源之再見也義列如此

河水重源有三非唯二也一源西出身毒之國禹貢錐指曰身毒當作捐毒漢書捐毒國王治衍敦谷東至都護治所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嶺屬無人民西上葱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先儒以為即身毒非也張騫曰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有蜀物去蜀不遠大夏即大月氏所居之地也今捐毒在大月氏之東北西去休循二百餘里豈身乎毒酈注

又南入葱嶺山

蓋承其誤葱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南屬葱嶺高千里西河舊事曰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餘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嶺也河源潛發其嶺分為二水一水西逕休循國南在葱嶺西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葱嶺其山多大葱又逕難兜國北北接休循西南去罽賓國三百四十里河水又西逕罽賓國北月氏之破塞王南君罽賓治循鮮城土地和平無盱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物踰于中夏大國也山嶽有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人畜同然河水又西逕月支氏國南治監氏城其俗與安息同匈奴冒頓單于破月氏殺其王以頭為飲器國遂分遠過大宛西居大夏為大月氏其餘小衆不能去者共保南山羌中號小月氏故有大月氏小月氏之名也又西逕安息國南城臨嬀水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有商賈車船行旁國畫草旁行為書記也河水與蜿羅跂禘水同注雷翥海釋氏西域記曰蜿羅跂禘出阿耨達山西句之北全氏曰之北猶言如此逕于闐國漢書西域傳曰于闐以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又西逕四大塔北釋法顯所謂糞尸羅國漢言截頭也佛為菩薩時以頭施人故因名國國東有投身餧餓虎皆起塔又西逕犍陀衛國北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佛

為菩薩時亦于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又有弗
樓沙國天帝釋變為牧牛小兒聚土為佛塔法王因而
成大塔所為四大塔也法顯傳曰國有佛鉢月氏王大
興兵衆來伐此國欲持鉢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
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進王知鉢緣未至於是起
塔留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
分甚光澤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華供養正
復百千萬斛終亦不滿佛圖調曰佛鉢青玉也受三斗
許彼國寶之供養時願終日香花不滿則如言願一把
滿則亦便如言又按道人竺法維所說佛鉢在大月支
國起浮圖高三十丈七層鉢處第二層金絡絡鏁縣鉢
鉢是青石或云縣鉢虛空須菩提置鉢在金几上佛一
足跡與鉢共在一處國王臣民悉持梵香七寶璧玉供
養塔跡佛牙袈裟頂相舍利悉在弗樓沙國釋氏西域
記曰犍陀越王城西北有鉢吐羅越城佛袈裟王城也
東有寺重復尋川水西北十里有河步羅龍淵佛到淵
上浣衣處浣石尚存其水至安息注雷翥海又曰犍陀
越西西海中有安息國竺芝扶南記曰安息國去私訶
條國二萬里國土臨海上即漢書天竺安息國也戶近
百萬最大國也漢書西域傳又云犁靬條支臨西海長

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或河水所通西海矣故涼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為河源禹紀所云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於此而不達於崑崙者也河水自葱嶺分源東逕伽舍羅國釋氏西域記曰有國名伽舍羅逝此國狹小而總萬國之要道無不由城南有水東北流出羅逝西山山即葱嶺也逕岐沙谷出谷分為二水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治盧城其俗與西夜子合同又東流逕依耐國北去無雷五百四十里俗同子合又東流逕蒲犂國北治蒲犂谷北去疏勒五百五十里俗與子合同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治皮山城西北去莎車三百八十里禹貢錐指曰按自罽賓至陀衛皆西流注西海之水水經乃拙手所作提挈不清賴有酈注為之發明人始知其葱嶺之河東西分流不然則似河水自葱嶺西行至陀衛而復東行以入葱嶺大惑不解矣一清按水經世傳脫誤無之經注混淆此篇尤甚一為改正眼界豁然覺東樵之言猶為唐突前人也其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南流導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治西城土多玉石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釋法顯自偽夷西南行路中無人民沙行艱難所逕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

月五日得達于闐其國殷庶民篤信多大乘學威儀齊整器鉢無聲城南一十五里有利利寺中有石鞾石上有足跡彼俗言是辟支佛跡法顯所不傳疑非佛跡也

又西北流注于河即今所謂北注葱嶺河也南河又東逕于闐國北釋氏西域記曰河水東流三千里至于闐屈東北流者也漢書西域傳曰于田已東水皆東流南河又東北逕扜彌國北治扜彌城西去于闐三百九十里南河又東逕精絶國北西去扜彌四百六十里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國治且末城西通精絶二千里東去鄯善七百二十里種五穀其俗略與漢同又曰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會流東逝通為注賓河注賓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治伊循故樓蘭之地也樓蘭王不恭於漢元鳳四年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刺殺之更立後王漢又立其前王質子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百官祖道橫門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恐為前王子所害國有伊循城土地肥美願遣將屯田積粟令得依威重遂置田以鎮撫之敦煌索勒字彥義有才略刺史毛弈表行貳師將軍全氏曰貳

師之官後漢所無且其時刺史秩卑不得表行將軍也何氏曰其事無可考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台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賓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隄勦厲聲曰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勦躬禱祀水猶不減乃列陣被仗鼓譟讙呌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其水東注澤澤在樓蘭國北抒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去關陽千六百里西北去烏壘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國千八百六十五里西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土地沙鹵少田仰穀傍國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國在東垂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迎送漢使一清按此處有脫文故彼俗謂是海為牢蘭海也釋氏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於東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即釋氏西域記所謂二支北流逕屈茨偈夷禪善入牢蘭海者也北河又東北流分為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疏勒逕流南河之北釋氏西域記曰葱嶺以東南北有山相距千餘里東西六千里河出其中暨于溫宿之南左合支水上承北河于疏勒之東西北流逕疏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北山水合水出北谿東南流逕疏勒城

下漢書西域傳曰南去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釋氏西域記曰國有佛浴牀赤真檀木作之方四尺王於宮中供養漢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己校尉為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此城側澗傍水自金蒲遷居此城匈奴又來攻之壅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飲之恭乃仰天嘆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之有頃水泉奔出衆稱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為神遂即引去後車師叛與匈奴攻恭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同生死咸無二心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建初元年明年帝一清按建初是章帝年號酈氏誤記也後漢書耿恭傳云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納司徒鮑昱之言遣兵救之至則明帝字為誤無疑柳中以校尉關寵分兵入高昌壁攻交河城車師降遣恭軍吏范羌將兵二千人迎恭遇大雪丈餘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大恐羌遥呼曰我范羌也城中皆稱萬歲開門相持涕泣尚有二十六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相依而還北河又東逕莎車國南治莎車城西南去蒲犂七百四十里漢武帝開西域屯田於此有鐵山出青玉北河又東逕溫宿國南治溫宿城土地物類與鄯善同

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於此枝河右入北河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入姑墨川水注之水導姑墨西北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治南城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土出銅鐵及雌黃其水又東南流右注北波河一清謂北波河謂此循河也章懷後漢書注曰波傍也音詖又西域傳作陂章懷注曰循河曰陂音波義反史記曰陂山通道又東逕龜茲國南又東左合龜茲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釋氏西域記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鐵恒充三十六國用故郭義恭廣志曰龜茲能鑄冶其水南流逕赤沙山釋氏西域記曰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又出山東南流枝水左派焉又東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東南流注北河又東川水逕龜茲東北歷赤沙積梨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音屈茨也全氏曰四字注中注故延城矣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川水又東南流逕于輪臺之東也昔漢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于此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言故輪臺以東地廣饒水草可溉田五千頃以上其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收獲與中國同時匈奴弱不敢近西域於是徙莎車相去千餘里即是臺也其水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西川東流逕龜茲城南

合為一水水間有故城蓋屯校所守也其水東南注東川水東川水又東南逕烏壘國南治烏壘城西去龜茲三百五十里東去玉門陽關二千里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漢使持節鄭吉并護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也其水又東南注大河又東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山海經曰敦薨之水出焉西流注於泑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二源俱導西源東流分為二水西南流出於焉耆之西經流焉耆之野屈而東南流注於敦薨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為二左右焉耆之國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州治員渠城西去烏壘四百里南會兩水同注敦薨之浦東源東南流分為二水但瀾潤雙引洪湍濬發俱東南流逕出焉耆之東導于危須國西國治危須城西去焉耆百里又東南流注于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斯漲溢流為海史記曰焉耆近海多魚鳥東北隅大山與師接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犂國國治尉犂城西去都護治所三百里北去焉耆百里其水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逕連城引注裂以為田桑弘羊曰臣愚以為連城以西可遣屯田以威西國即此處也其水

又屈而南逕渠犂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犂國治渠犂城西北去烏壘三百三十里漢武帝通西域屯渠犂即此處也南與精絶接東北舉尉犂接又南流注于河山海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澤蓋亂河流自西南注也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一清按漢書西域傳作山國云鄯善國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又云山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為城治也漢書脫去墨字師古遽以憶解之更不知所居何山所治何城觀酈注甚是分明可補史傳之缺文正小顏之曲說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蓋墝田士所屯故城

禪國名耳河水又東注于泑澤即今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虛胡之大國也蒲昌海溢盪覆其國城基尚存而至大晨發西門暮達東門澮其崖岸餘溜風吹稍成龍形西面向海因名龍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剛堅也行人所謂畜產皆布氊卧之掘發其下有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類霧起雲浮寡見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山海經曰不周之山臨彼岳崇之山東望泑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者也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全氏曰按郭璞注去玉門陽關

三百餘里與璞書西域傳合也廣袤三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減其中
涸湍電轉為隱淪之脈當其環流之上飛禽奮翮於霄
中者無不墜於淵波矣即河水之所潛而出於積石也
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
河自蒲昌有隱淪之澄並開關入塞之始自此經當求
實致也河水重源又發于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山
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是山
也萬物無不有焉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
之中燒當所居也延熹二年燒羌燒當犯塞護羌校尉
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
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
逕於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
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
也東北逕歷敦煌酒泉張掖南一清按漢書地理志敦
煌郡下云有蒲昌海冥安縣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漑民田應劭曰
冥水出北入其澤龍勒縣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漑民田效穀縣師古曰
六年濟南崔不意為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
本魚澤討教力田以勤效穀因立為縣名淵泉縣師古曰閼駰曰地多泉水故以為名廣至
縣宜禾都尉治崑崙障酒泉郡應劭曰其水若酒祿福
縣呼蠶水出南羌中東至會水入羌谷羌水縣北部都
尉治偃泉障東部都尉治東部障閼駰曰衆水所會故都
曰會水樂涫縣說文曰涫沸溢也今西河朔方言謂沸溢為涫
金渠西至樂涫入澤中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千
海過郡二行二千一百里刪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
河水二

此西至酒泉合黎居延縣居延澤在東北應劭地理風
古文以為流沙都尉治此即三郡之水也應劭曰敦
俗記曰敦煌一清地按漢志敦煌郡下注引應劭曰敦大
也煌盛也與酒泉張掖俱是仲瑗之說則
此不應獨遺之劉昭郡國志補註敦煌郡下引耆舊記
曰國當乾位地列昆虛水有懸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
川無蛇虺澤無兕虎酒泉其水甘若酒味故也張掖言
華戎所交一都會也
張國臂掖以威羌狄說文曰郡制地方千里分為百縣
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至秦始置
三十六郡以監縣矣從邑君聲釋名郡羣也人所羣聚
也黃義仲釋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
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禮彌崇今郡守君在其
左邑在其右君為元首邑以載民故取民於君謂之郡

漢官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
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楊是也或以山陵
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
城城下得金酒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雁門雁之
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會計國
名會稽是也全氏曰元文大計東冶之山因名會稽是
注所引有舛譌又東冶之名更在會稽之
後蓋自區冶始有之仲瑗
反以為古地名亦誤也

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漢平帝時王莽秉政欲耀威
德以服遠方諷羌獻西海之地置西海地而築五縣焉
周海亭燧相望莽篡政紛亂郡亦棄廢全氏曰按五縣謂修遠監羌興

河涇其南而纏絡遠矣河水

武罕虜順礫也據莽傳居攝二年西羌怨莽奪其地攻走西海太守程永河水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五年貫友代聶尚為護羌校尉攻迷唐斬獲八百餘級收其熟麥數萬斛於逢留河上築城以盛麥且作大船於河峽作橋渡兵迷唐遂遠依河曲永元九年迷唐復與鍾存東寇而還十年謁者王信耿譚西擊迷唐降之詔聽還大小榆谷迷唐種人一清按此處似多種人二字後漢書西羌傳云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為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飢餓不宜遠出遂復背叛云云則背叛者止迷唐耳故下有與羌為讐種人與官兵擊之之文擊之者擊迷唐也豈有種人背叛種人復擊之之事乎其云與羌為讐據後漢書云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初累姐種附漢迷唐怨之遂擊殺其酋豪由是與諸種為讐鄙注刪落不存故難曉耳以漢造河橋兵來無時故地不可居復叛居河曲與羌為讐種人與官兵擊之允州去迷唐數十里營止遣輕兵挑戰因引還迷唐追之至營因戰迷唐敗走於是西海及大小榆無復聚落隃麋相曹鳳上言建武以來西戎數犯法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與諸種相傍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河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種今黨援沮壞親屬離叛其餘勝兵不過數百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

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殖穀賦邊省輸之役上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遂開田二十七部列屯夾河與建相手尾後羌反遂罷按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兩岸壘石作基陛節節相次大木從橫更鎮壓兩邊往來相去三丈並大材以板橫次之施鉤欄甚嚴飾橋在清水川東也

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全氏曰施廷樞曰水經全用後漢地名不然河關故屬金城郡也上曲陽之稱中山亦其証因關之屬隴西而知水經為東京之作義最精審予嘗謂山經亦成于後漢故其稱河關一帶西曰隴也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全氏曰道元歷叙河關一帶所會之水而以洮水終之舊本錯誤以註為經于是胡為疑洮水不應再見反改河關下之經文洮水為澆水以避之不知河關一帶之水通名為洮河非別有所謂澆水也胡氏畢生治水經乃有此繆

河水又逕沙州北段國曰澆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望黃沙猶若人委于糒中都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迴數百里沙州於是取號焉地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齊氏召南曰今本漢志是文在破羌縣下豈誤移于河關與抑俱有而一存一脫與全氏曰按道元注于破羌縣亦有此縣而所引是應劭說則知此是班固河關之本注而應劭又再注之于破羌今本漢書于河關下失去脫應劭曰三字猶幸是文有可考耳蓋取河之關塞也風俗通曰百里曰同總名為縣縣玄也首也從系倒首與縣易偏矣言當玄靜平徭役也釋名又曰縣縣也縣

於郡矣黃義仲十三州記曰縣弦也弦以貞直言下體之居臨民之位不輕其誓施繩用法不曲如弦弦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縣字在半也一清按此句疑有誤漢高帝六年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令各自築其城也河水又東北流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南流入河又東北濟川水注之水西南出濫瀆東北流入大谷謂之大谷水北逕澆河城西南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澆河故城北有二城東西角倚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宋少帝景平中拜吐谷渾阿豺一清按通鑑宋紀作阿柴為安西將軍澆河公即此城也河水又東北逕黃川城河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谷水昔段熲擊羌于石城投河墜坑而死者八百餘人即于此也河水又東北逕黃河南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河水又東北逕黃河城北全氏曰先司空公曰廣違即廣威音同字異字文蓋取此城以名縣又合烏頭川水水發遠川引納支津北逕城東而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邯川城南城之左右歷谷有二水一清按此後漢書馬武傳章懷註曰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邯也道自北山南逕邯亭注于河河水又東臨津谿水注之水自南山北逕臨津城西而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有土白城城在大河之西北而為緣河濟渡之處全氏曰按胡三省曰漢在南津之白土城

晉置白土縣屬金城郡其漢上郡之白土魏涼州刺史郭淮何氏曰據三國志淮領雍州破羌遮塞於白土即此處矣河水又東左會白土川水水出白土城西北下東南流逕白土城北又東南注于河河水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參差夾岸連襄負嶮相望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豎競秀爭高遠望參參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擢壁岸無階縣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何氏曰歸太僕家鈔本作津造者因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每時見神人往還矣蓋鴻衣羽裳之士鍊精餌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為唐述山指其堂窟之居謂之唐述窟其懷道宗玄之士皮冠淨髮之徒亦往棲託焉故秦州記曰河峽崖傍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書五筍亮南安人也地理經釋今河州北一百二十里水經注謂之唐述山其西五十里有積石關唐置積石軍于此山海經曰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境中杜右通典云禹施功自積石而東為今西平郡龍支山界是也案諸家言積石者多以此為小積石別有大積石去此當千餘里其說蓋本于漢書西域傳謂河源出于闐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之文其實禹施功之始即此積石更無所謂大積石也歐陽忞輿地廣記云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其言甚正蓋河源在吐蕃境漢時吐蕃未通

中國武帝以于闐山出玉案古圖書乃名河所出為崑崙後人遂并積石亦失其實耳至水經并云積石在葱嶺之北則又失之遠矣或譏杜佑主龍支之積石謂因唐置積石軍于澆河故城而誤考後漢書郡國志隴西郡桓帝紀燒當羌叛段熲追擊于積石注即禹貢導河積石山在西南又州積石之名非始于唐矣一清按此言積石主通典與禹貢錐指異錐指主水經注不以杜佑之言為然

下封有水導自是山谿水南注河謂之唐述水河水又東逕野亭南又東流歷研川謂之研川水又東北注于河謂之野城口河水又東歷鳳林北鳳林山名也五巒俱峙耆彥云昔有鳳鳥飛遊五峯故山有斯目矣秦州記曰枹罕原北名鳳林川川中則黃河東流也河水又東與灑水合水導源塞外羌中故地理志曰其水出西塞外北流歷野虜中逕消銅城西又東逕河列城東考地說無目蓋出自戎方矣左右列水水出西北谿東北流逕列城北又東入灑水城居二水之會也灑水又北逕可石孤城西西戎之名也又東北右合黑城谿水水出西北谿下東南流逕黑城南又東南枝水出焉又東南入灑水又東北逕榆城谿水注之水出素和細越西北山下東南流逕于細越川夷俗鄉名也又東南出狄周峽東南右合黑城谿之枝津津水上承谿水東北逕黑城東東北注之榆谿又東南逕榆城南東北注灑水灑水又東北逕石門口山高嶮絕對岸若門故

峽得名矣疑即皐蘭山門也漢武帝元狩三年驃騎霍去病出隴西至皐蘭謂是山之關塞也應劭漢書音義曰皐蘭在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孟康曰山關名也今是山去河不遠故論者疑目河山之間矣灘水又東北皐蘭山水自山左右翼注灘水灘水又東白石川水注之水出縣西北山下東南流枝津東注焉白石川水又南逕白石城西而注灘水灘水又東逕白石縣故城南王莽更曰順礫閼駰曰白石縣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灘水逕其北今灘水東南注之而不出其北也灘水又東逕白石山北應劭曰白石山在東羅谿水注之水出西南山東入灘水灘水又東左合罕幵南谿水出罕幵西東南流逕罕幵南十三州志曰廣大坂在枹罕西北罕幵在焉一清按此句有脫字顧氏祖禹方輿紀要云罕幵谷在河州西水經注白石縣東有罕幵渡又東則枹罕故城也蓋誤以溪為渡昔慕容吐谷渾自燕歷陰山西馳而創居於此灘水又東逕枹罕縣故城南應劭曰枹罕羌侯邑也十三州志曰枹罕縣在郡西二百一十里一清按漢志枹罕縣屬金城郡續志屬隴西郡灘水在城南門前東過也灘水又東北故城川水注之水有二源南源出西南山下東北流逕金鈕北嶺北又東北逕一故城南又東北與北水會北源自西南逕故城北右入南水亂流東北

注灅水灅水又東北左合白石川之枝津水上承白石川東逕白石城北又東絶罕幵谿又東逕枹罕城南又東入灅水灅水又東北出峽北流注於河地理志曰灅水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河水又逕左南城南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也津亦取名焉大河又東逕赤岸北即河夾岸也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義熙中乞佛于此河上作飛橋橋高五十丈三年乃就河水又東洮水注之地理志曰水出塞外羌中一清按漢志隴西郡臨洮縣洮水出西羌中沙州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嶓冢山山南即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山海經曰白水出蜀郭景純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故段國以為墊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知嶓冢西傾之異名也洮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吐谷渾者始是東燕慕容之枝庶因氏其字以為首類之種號也故謂之野虜自洮嶓南北三百里中地草偏是龍鬚而無樵柴洮水又東北流逕洮陽曾城北沙州記曰嶓城東北三百里有曾城城臨洮水者也建初二年羌攻南部都尉於臨洮上遣行車騎將軍馬防與長水校尉耿恭救之諸羌退聚洮陽即此城也洮水又東逕共和山南城在四山中洮水又東逕迷和城

北羌名也一清按魏志鄧艾傳景元三年破姜維于侯和通鑑齊武帝紀魏至召吐谷渾玉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輒修臨洮泥和二城置戍兵守焉胡三省曰泥和即水經注所謂逞和城洮水逕其南又逕洮陽城東宋白曰洮州臨洮郡城本名泥陽在洮水之北乃吐谷渾所築南臨洮水極險峻今謂之洪和城共和即洪和也侯和即泥和亦即逞和耳又東逕甘枳亭歷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洮水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書於斯水上洮水又東北流屈而逕索西城西建初二年馬防耿恭從五谿祥檻朱氏謀墇箋曰一作檻檻谷出索西與羌戰破之築索西城徙隴西南部都尉居之亦曰赤水城亦曰臨洮東城也沙州記曰從東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者也洮水又屈而北逕龍桑城西而西北流馬防以建初二年從安故五谿出龍桑開通舊路者也俗名龍城一清按龍桑城六朝史亦作桑城通鑑因之蓋省文也酈以為俗名龍城豈又有桑城一名乎洮水又西北逕步和亭東步和川水注之水出西山下東北流出山逕步和亭北東北注洮水洮水又北出門峽歷東歷川蕈塏川水注之水出桑嵐西谿東流歷桑嵐川又東逕蕈塏川北東入洮水洮水又北歷峽逕偏橋出夷始梁右合蕈塏川水南石底橫下北歷蕈塏川西北注洮水洮水又東北逕龍桑城東又北會藍川水水源出東歷川西北谿南流一清按此處有脫字歷川東北流逕藍川歷水城北一清

按魏書地形志洪和郡藍川縣真君八年置東入洮水洮水又北逕外羌城西又北逕和博城東城在山內左合和博川川水出城西南山下東北逕和博城南東北注于洮水洮水北逕安故縣故城西地理志曰隴西之屬縣也十三州志曰縣在郡南四十七里蓋延轉擊狄道安故五谿反羌大破之即此也洮水又北逕降狄道故城西闕駰曰今曰武始也洮水在城西北下又北隴水注之即山海經所謂濫水也水出鳥鼠山西北高城嶺西逕隴底其山崖崩落者聲聞數百里故揚雄稱響若坻頹是也又西北歷白石山下地理志曰降狄道東有白石山一清按狄道稱降渭水篇隴縣亦稱降樂史太平寰宇記云蘭州狄道縣漢書地理志屬隴西郡惠帝時改為武始郡以狄道為降狄道則是晋時改稱道元引班志稱降斯其繆耳濫水又西北逕武階城南又西北逕降狄道故城東百官表曰縣有蠻夷謂之道有公主謂之邑全氏曰按本表曰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今鈔變割截不可曉應劭曰反舌左衽不與華同須有譯言乃通也漢隴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應劭曰有隴坻在其東故曰隴西也神仙傳曰封君達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歲視之如年三十許騎青牛故號青牛道士王莽更郡縣之名郡曰厭戎縣曰操虜也昔馬援為隴西太守六年為狄道開渠引水種秔稻而郡中樂業即此水也

濫水又西北流注于洮水洮水右合二水左會大夏川水水出西山二源合舍而亂流逕金柳城南全氏曰金柳亦金紐之轉音魏書地形志大夏縣有金柳城城去縣四十里本都尉治又東北逕大夏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順夏晉書地道記曰縣有禹廟禹所出也又東北出山注于河河水洮水又北翼帶三水亂流北入河理地志曰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也

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金城郡治也漢昭帝始元六年置王莽之西海也莽又更允吾為脩遠縣河水逕其南不在其北西有湟水出塞外東逕西王母石室石釜西海鹽池北故闞駰曰其西即湟水之源也地理志曰湟水所出也一清按漢志縣西北至塞外有西北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湟水所有須抵池善長所引似有割截之出東至允吾入河西誤且先引注文而後言臨羌亦未合又僊海疑當作僊海僊字形相近致訛湟水又東南流逕龍夷城故西零之地也十三州志曰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王莽納西零之獻以為西海郡治此城湟水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有鹽池駰闞曰縣西有卑禾羌海者也一清按漢志臨羌縣下注引闞駰曰西有卑和羌即獻王莽地為西海郡者也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一清按太平寰宇記甘州張掖縣下云甘峻山一名紺峻山水經注云張水歷紺峻山南與張掖河合即鮮水也今本無之方輿紀要云西海亦曰僊海

酈道元曰古西僊之地也亦曰西海亦曰卑禾羌海亦曰鮮水海亦曰允吾谷鹽池西海則其揔名也在張掖境謂之張掖水湟水東流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十三州志曰西平張掖之間大月氏之別小月支之國范曄後漢書曰湟中月氏胡者其王為匈奴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弱者南入山從羌居止故受小月氏之名也後漢西羌傳曰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以奴隸亡入三河羌怪為神推以為豪河湟之間多禽獸以射獵為事遂見敬信依者甚衆沈氏炳巽曰道元引此文不甚了然爰劍以被焚不死故羌神之又以教民田畜故羌敬信之不應節去其曾孫忍因留湟中為湟中羌也湟水又東右控四水導源四谿東北流注于湟湟水又東逕赤城北而東入逕戎峽口右合羌水水出西南山下逕護羌城東故護羌校尉治又東北逕臨羌城西東北流注于湟湟水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北漢武帝元狩元年以封孫都為侯國沈氏曰據史漢表乃封臨蔡非臨羌是元封非元狩全氏曰臨蔡漢表云屬河內當是鄉亭之名也王莽之監羌也謂之綏戎城非也湟水又東盧谿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東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闞駰曰臨羌新縣在郡西百八十里湟水逕城南也城有東西門西北隅有子城湟水又東右合溜谿伏溜石杜蠡四川東北流注之左會臨羌谿水水發新縣西北東南流歷縣北東南

入湟水湟水又東龍駒川水注之水右出西南山下東北流逕龍駒城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長寧川水注之水出松山東南流逕晉昌城晉昌川水注之長寧水又東南養女川水注之水發養女北山有二源皆長湍遠發南總一川逕養女山謂之養女川一清按太平御覽云彼羌多禱而祈闕駰曰長寧亭北有養女嶺即浩亹之西西平之女北山也亂流出峽南逕長寧亭東城有東西門東北隅有金城去西平西北四十里十三州志曰六十里遠矣長寧水又東南與一水合水出西山東南流水南山上有風伯祠春秋祭之其水東南逕長寧亭南東入長寧水長寧水又東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牛心川水注之水出西南遠山東北流逕牛心堆東又北逕西平亭西東北入湟水湟水又逕西平城北東城即故亭也漢景帝六年封隴西太守北地公孫渾邪為侯國沈氏曰據史漢表俱作平曲其子賀傳亦作平曲乃東海之屬縣全氏曰索隱曰漢表在高城則是渤海非東海也今本無之蓋脫失也寰宇記曰在霸州永清縣漢志東海有二平曲縣齊召南曰縣邑同名者皆異郡故或加東西字以別之東海一郡而平曲二縣同名殊不可曉以莽所改一曰平端平端一曰端平推之或者第二平曲是曲平乎道元以為西平蓋悞以西為曲耳一清按後漢書萬脩傳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脩曾豐為曲平亭侯則以第二平曲為曲平非無證也魏黃初中立西平郡憑倚故亭增築南西北三城以為郡治湟水又東逕土樓南樓北倚山原峯

高三百尺有若削成樓下有神祠彫墻故壁存焉闞駰曰西平亭北有土樓神祠者也今在亭東北五里右則五泉注之泉發西平亭北雁次相綴東北流至土樓南北入湟水湟水又東右合葱谷水水有四源各出一谿亂流注於湟水又東逕東亭北東出漆峽山峽也東流右則漆谷常谿注之左則甘夷川水入焉湟水又東安夷川水注之水發遠山西北逕控衆川北屈逕安夷城西北東入湟水湟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城有東西門去西平亭東七十里闞駰曰四十里湟水又東左合宜春水水出東北宜春谿西南流至于安夷南入湟水湟水又東勒且谿水注之水出縣東南勒且谿北流逕安夷城東而北入湟水湟水有勒且之名疑即此號也闞駰曰金城河初與浩亹河合又與勒且河合者也湟水又東左合承流谷水南入右會達扶東西二谿水參差北注亂流東出六谷山也東流期頓雞谷二水北流注之又東吐那孤長門兩川南流入湟水湟水又東逕樂都城南一清按後漢書馬武傳又戰于洛都谷章懷注云湟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鄯州湟水縣洛都即樂都也東流右合來谷乞斤流二水左會陽非流谿細谷三水東逕破羌縣故城南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城省南門十三州志曰湟水河在南門前東過

六谷水自南破羌川自北左右翼注湟水又東南逕小晉興城北故都尉治闞駰曰允吾縣西四十里有小晉興城也湟水又東與閤門河合即亹河也水出西塞外東入塞逕敦煌酒泉張掖南東南逕西平之鮮谷塞尉故城南又東南與湛水合水有二源西水出白嶺下東源發于白岸谷合為一川東南流至霧山注閤門河閤門河又東逕養女北山東南左合南流川水出北山南流入于閤門河河又東逕浩亹縣故城南王莽改曰興武矣闞駰曰浩讀閤也故亦曰閤門水兩兼其稱矣又東流注于湟水故地理志曰浩亹水東至允吾入湟水一清按師古曰浩音誥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今俗呼此水為閤門河蓋疾以言之耳又東逕允吾縣北為鄭伯津與澗水合水出令居縣西北塞外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漢武帝元鼎二年置王莽之罕虜也又南逕永登亭西歷黑石谷南流注鄭伯津湟水又東逕允街縣故城南漢宣帝神爵二年置王莽之脩遠亭也一清按漢志無亭字然莽改允吾縣為脩遠則此宜有亭字以別于郡治今漢書有脫文當以水經注補之縣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成龍文龍或試撓破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之龍泉下入湟水湟水又東逕枝陽縣逆水注之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東南流逕街亭城南又東南逕陽非亭北

又東南逕廣武城西故廣武都尉治郭淮破羌治無戴于此處也城之西南二十許里水西有馬號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為奇故漢武天馬之歌曰天馬來兮歷無草逕千里兮巡東道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絶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城食時至敦煌北塞外長鳴而去因名其處曰候馬亭今晉昌郡南及廣武馬號谷盤石上馬跡若蹏泥中有自然之形故其俗號曰天馬徑夷人在邊效刻足有大小之迹體狀不同視之便別逆水又東逕枝陽縣故城南東南入于湟水地理志曰逆水出允吾參街谷東至枝陽入湟（一清按漢志謂之烏亭逆水）湟水又東流注于金城河即積石之黃河也闞駰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為名也釋氏西域記曰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在屯皇（一清按屯皇即敦煌師古曰敦音屯漢志曰敦煌郡有白龍沙堆）東南四百里阿步干（一清按通鑑晉紀魏冀州刺史阿薄干胡三省註魏書官氏內入諸姓阿伏干氏後為附氏薄伏皆與步音通轉而人又取山之號一清按三為姓名也鮮卑山字注中注）東流至金城為大河出崑崙崑崙即阿耨達山也河水又東逕石城南謂之石城津闞駰曰在金城西北矣河水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也漢書集註薛瓚云金者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有金城湯池之言矣王莽之

金屏也世本曰鯀作城風俗通曰城盛也從土成聲管子曰內之為城外之為郭郭外之土開池高則溝之命之曰金城十三州志曰大河大在金城北門東流有梁泉注之泉出縣之南山按耆舊言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後其祖父為羌所推為渠帥而居此城土荒民亂暉將移居枹罕出頓此山為羣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榆鞭豎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湧出榆木成林其水自縣北流注于河也

又東過榆中縣北

昔蒙恬為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按地理志曰金城郡之屬縣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榆中在金城即阮嗣宗勸進文所謂榆中以南者也一清按任氏廣書敘指南曰水經河州地名曰榆城太平寰宇記河州枹罕縣榆城溪烏頭川在郡東方輿紀要蘭州有榆中城漢縣杜佑以為即故大小榆谷誤也

又東過天水北界

菀川縣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東北流歷此成川世謂之子城川又北逕牧師菀故漢牧菀之地也羌豪迷吾等萬餘人到襄武首陽平襄勇士至此抄菀馬焚燒亭驛即此處也又曰菀川水地為龍馬之沃土故馬援請與田戶中分以自給也有東西二菀城相去七里西城

即乞佛所都也又北入于河也

又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北

河水逕其界東北流縣西南有泉源東逕其縣南又東北入河也全氏曰按胡三省曰禿髮傉檀之拒赫連其名謁媼為溫也前此晉馬隆討涼州鮮卑渡溫水則省文也後此拓跋伐沮渠李順謂自溫圍水至姑臧則又謂圍為圍矣是即道元所謂泉源逕縣南入河者

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地理志曰滿福也屬國都尉治一清按漢志勇士縣下云屬國都尉治滿福似別是一城道元顛倒引之有舛誤也王莽更名之曰紀德水出縣下全氏曰此句有脫文當云有水出縣西後漢書西羌傳趙沖復追羌到建威鸇陰河章懷注曰續漢志建威作武威鸇陰

縣名屬安定後漢屬武威宋白曰即水經河水東北過勇士縣處也世謂之二十八渡水東北海谿澗縈曲途出其中逕二十八渡行者勤於溯涉故因名焉北逕其縣而下注河又有赤蟠川水南出赤蒿谷北流逕赤蟠川又北逕牛官川又北逕義城西北北流歷三城川而北流注于河也

又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河水東北流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漢武帝元鼎五年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即于此也王莽更名之曰鄉禮也李斐曰音賴一清按五字注中注全氏曰漢書注李斐云祖厲音嗟賴祖字从示者作阻聲是也从示衣不

又東北祖厲川水注之水

出祖厲南山北流逕祖厲縣而西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城西又北與麥田泉水合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北注麥田山西谷山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河水又東北逕于黑城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即苦水也水出高平山隴山苦水谷建武八年世祖征隗囂從高平第一苦水谷入即是谷也東北流逕高縣故城東漢武帝元鼎三年置安定郡治也王莽更名其縣曰鋪睦西十里有獨阜阜上有故臺臺側有風伯壇故世俗呼此阜為風堆其水又北龍泉水注之水出縣東北七里龍泉東北流注高平山川水北出秦長城城在縣北一十五里又西北流逕東西二太婁故城門北合一水水有五源咸出隴山西東水發源縣西南二十六里湫淵淵在四山中一清按漢志安定郡朝那縣有湫水祠說文云安定朝那有湫泉劉昭補註續志云朝那有湫淵方四十里停不流久夏不增減不生草木湫水北流西北出長城北與次水會水出縣西南四十里長城西山中北流逕魏行宮故殿東又北次水注之水出縣西南四十里山中北流逕行宮故殿西又北合次水水出縣西南四十八里東北流又與次水合水出縣西南六十里酸陽山東北流左會右水總為一川東逕西太婁北東注苦水段熲為護羌校尉於安定高平苦水

討先零斬首八千級於是水之上苦水又北與石門水合水有五源東水導高平縣西八十里西北流次水注之水出縣西百二十里如州泉東北流右入東水亂流左會三川參差相得東北同為一川混濤歷峽峽即隴山之北垂也謂之石門口水曰石門水在縣西北八十餘里石門之水又東北注高平川川水又北自延水注之西出自延溪東流歷峽謂之自延口在縣西北一百里又東北逕延城南東入高平川川水又北逕廉城東按地理志曰北地有廉城縣一清按漢志北理郡廉縣不云廉城縣亦見下卷闞駰言在富平北自昔匈奴侵漢新秦之土率為狄場故城舊壁盡從胡目地理淪移不可復識當是世人誤證也川水又北苦水注之水發縣東北百里山流注高平川川水又北逕三水縣西肥水注之水出高平縣西北二百里牽條山西一山牽屯之名見北史爾朱天光及賀拔岳傳亦即地理志之开頭山師古曰开音苦見反又音牽土俗語訛謂之汧屯山此云牽屯山杜佑曰笄頭山譌為牽係蓋異名也東北流與若勃谿合水有二源總歸一瀆東北流入肥肥水又東北流違泉水注焉泉流所發導於若勃谿東東北流入肥肥水又東北出峽注于高平川水東有山山東有三水縣故城本屬國都尉治王莽之廣延亭也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議郎張奐為

安定屬國都尉治此羌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祁入于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縣東有温泉温泉東有鹽池故地理志曰縣有鹽官今于城之東北有故城城北有泉疑即縣之鹽官也高平川水又北入于河河水又東北逕朐衍縣故城西地理志曰河水别出為河溝東至冨平北入河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也